

只字
可
多
金
书
发
梅

景岳全書發揮總目

卷第一

賈序

全書紀略

傳忠錄

明理篇

六變辨

裏證篇

寒熱篇

十問篇

附華氏治法

神氣存亡論

先天後天論

陰陽篇

表證篇

虛實篇

寒熱真假篇

論治篇

氣味篇

君火相火論

標本論

求本論

治形論

臟象別論

天年論

中興論

逆數論

反佐論

升陽散火辨

夏月伏陰續論

陽不足再辨

小兒補腎論

命門餘義

誤謬論

辨河間

辨丹溪

論時醫

京師水火說

醫非小道記

病家兩要說

保天吟

脈神章

內經脈義

胃氣

脈色

人迎氣口

寸口諸脈

真藏脈

通一子脈義

脈辨
正脈十六部
宜忌歌

卷第二

傷寒

經義

初診傷寒法

風寒辨

傳經辨

兩感

寒熱辨

論吐

舌色辨

三陽陰證辨

治法

補中亦能散表

傷寒三表法

胃氣解

傷寒總名

論脈

傷寒三證

陽證陰證辨

表裏辨

論汗

論下

飲水

再論陰陽證及傷寒十勸

論虛邪治法

寒中亦能散表

傷寒無補法辨

病宜速治

發班

勞力感寒

戰汗

温病暑病

發狂

動氣

下利

諸風

經義

論中風屬風

論東垣中風說

論真中風

論古今中風之辨

論河間中風說

論丹溪中風說

非風

論正名

論肝邪

論痰之本

論治痰

論治血氣

論用藥左使

論有邪無邪

論氣虛

論經絡痰邪

論寒熱證

非風諸證治法

非風諸證治法

汗證

論證

瘟疫

論證

治法六要

汗散法

下法

瘟疫脈候

汗有六要五忌

清利法

瘧疾

論截瘧

述古

論似瘧非瘧

辨古

火證

經義

論病機火症

論君火相火病

論虛火

論五志之火

虛損

經義
論治

論虛損病源
附按

勞倦內傷

經義
論治

論證
辨脈

關格

論證
論治

飲食門

經義
論治

論治

論脾胃三方

脾胃

論脾胃

論治脾胃

論東垣脾胃論

述古

眩運

經義

論治

論證

述古

吐法新按

怔忡驚恐

論怔忡

論治

論驚恐

不寐

經義

論治

論證

三消乾渴

論證
論治

欬嗽

論證
內傷咳證治

辨古
外感嗽證治

述古
灸法

喘促

論證
實喘證治

述古
虛喘證治

呃逆

論證

論治

鬱證

論內經五鬱之治
論情志三鬱證治

附按

論脈
諸鬱滯治法

嘔吐

經義
虛嘔證治

論證
實嘔證治

吐蚘
述古

治嘔氣味論
胃火上衝嘔吐新按

吐蚘新按

卷第三

霍亂

論證
論治

惡心噯氣

經義

噯氣證治

惡心證治

吞酸

經義

論治

辨證

述古

反胃

論證

述古

論治

簡易方

噎膈

經義

論證

腫脹

經義

氣分諸脹論治

新按

述古

論證

水腫論治

積聚

經義

述古

論治

痞滿

經義

論治

論證

泄瀉

論證

諸泄瀉論治

分利治法

述古

痢疾

經義

俚詞

論積垢

論腹痛

論大孔腫痛

論小水

論治

附按

論證

論瀉痢虛實

論五色

論裏急後重

論口渴

論陰陽疑似

述古

心腹痛

經義

論治

食停小腹新按

附按

論證

述古

括沙新按

簡易方

協痛

經義
論治

腰痛

論證
論治

頭痛

論治

眼目

論證
述古

鼻證

論治

聲瘖

論治

咽喉

論證
論治

齒牙

論治

遺精

經義
論治

論證
述古

木蜀

論治

血證

論證

吐血論治

吐血述古

溺血論治

論治

吐血下血新按

咳血辨古

便血論治

痰飲

論證

吐法記

論治

述古治

濕證

論證

論治

黃疸

論證

痿證

述古

陽痿

論證
述古

疝氣

論證
述古

脫肛

論治

論治

癲狂癡瘖

論證

述古

論治

癰閉

論證

論治

秘結

論證

述古

論治

癘風

述古變證治法

諸氣

天地氣
陰陽氣

經脈類

經脈諸臟病因

血熱經早

血寒經遲

腎虛經亂

崩淋經漏不止

熱入血室

血枯經閉

經不調

血熱經遲

血虛經亂

經期腹痛

殺血心痛

辨血色

胎孕類

胎脈

惡阻

胎漏

安胎

胎氣上逼

妊娠卒然下血

產育類

滑胎

產要

胞衣不出

子死腹中

小產

下胎斷產

產後類

論產後當大補氣血

產後腹痛

乍寒乍熱

喘促

發瘧

大便閉澀

催生

胞破產難

氣脫血暈

產門不開不閉子宮不收

論產後三禁

產後發熱

蓐勞

惡露不止

帶濁遺淋類

帶下

婦人夢與鬼交

白濁遺淋

子嗣類

宜麟策
藥食

癥瘕類

論證
食癥

血癥
氣瘕

卷第四

小兒則

初誕法

護養法

初生兒看病法

聲音

驚風

論驚風證治

急驚風

慢驚風

大驚卒恐

發搐

夜啼

外感發熱治法

新按

外感發熱弗藥可愈

諸熱辨證

內熱證

吐瀉

吐瀉新按

附按

霍亂吐瀉

論瀉痢糞尿色

五疳證

盜汗

腹脹腹痛

痞塊

變蒸

麻疹

疹脈

疹證

麻疹初熱

疹出沒

疹形色
疹吐瀉

總論治法
附麻疹

痘瘡

總論
論脈

察脈法
形色情性

五臟證

辨虛實寒熱

總論治法

熱證論治

發熱三朝治款

報痘三朝治款

起發三朝治款

灌膿三朝治款

結靨三朝治款

靨後落痂治款

出不快

陷伏

痒癢抓破

痘疔黑陷

飲食

咽喉口齒

嘔吐

泄瀉

寒戰咬牙

煩躁

喘急

聲音

驚悸

腹痛

厥逆

夾斑

大小便閉

腹脹

夾疹

晝夜啼哭

目證

外科鈐

虛實

汗下

膿針辨

圍藥

舍時從證

定痛

用香散藥

作嘔

疔瘡

肺癰肺痿

便毒

懸癰

總論治法

論灸法

用針勿忌尻神

腐肉

溫補按則

生肌收口

腫瘍

戒忌調護

時毒

鶴膝風

本草正

山草部

人參

柴胡

黃連

隰草部

地黃

芳草部

當歸

毒草部

附子

竹木部

胡椒

黃蘗

金石部

石膏

人部

甘草

黃芩

知母

麻黃

槐蕊

側柏

新方八陣

新方八畧引

攻畧

寒畧

因畧

補陣

大補元煎

右歸飲

右歸丸

一陰煎

三陰煎

五陰煎

補陰益氣煎

貞元飲

濟川煎

補畧

散畧

熱畧

左歸飲

左歸丸

五福飲

加減一陰煎

四陰煎

大營煎

兩儀膏

當歸地黃飲

地黃醴

歸腎丸

贊化血餘丹

養元粉

元武豆

王母桃

休癘飲

和陣

金水六君煎

六安煎

和胃二陳煎

苓朮二陳煎

和胃飲

排氣飲

大和中飲

小和中飲

小分清飲

解肝煎

廓清飲

掃蟲煎

十香丸

芍藥枳朮丸

蒼朮丸

貝母丸

括痰丸

神香散

攻陣

赤金豆

太平丸

敦阜丸

散陣

卷之

卷之

三柴胡飲

麻桂飲

柴陳煎

柴苓飲

歸葛飲

秘傳走馬通聖散

寒陣

保陰煎

大分清飲

茵陳飲

化肝煎

玉女煎

玉泉散

熱陣

六味回陽飲

養中煎

五君子煎

四柴胡飲

正柴胡飲

大温中飲

柴胡白虎煎

柴葛煎

歸柴飲

徙薪飲

化陰煎

清膈煎

安胃飲

綠豆飲

約營煎

理陰煎

温胃飲

參姜飲

胃關煎

佐關煎

抑扶煎

四維散

鎮陰煎

歸氣飲

煖肝煎

壽脾煎

三氣飲

五德丸

七德丸

復陽丹

黃芽丸

一炁丹

九炁丹

溫臟丸

聖木煎

固陣

秘元煎

固真丸

玉關丸

敦阜糕

因陣

逍遙飲

決津煎

五物煎

調經飲

通瘀煎

胎元飲

脫花煎

九蜜煎

贊育丹
六物煎

柴歸餅
九味異功煎

豕膏

槐花蔬

古方八陣

補陣

加味四君湯

加味六君湯

歸脾湯

人參湯

獨參湯

生脈散

柔脾湯

全鹿丸

和陣

五膈寬中散

易老天麻丸

散陣

愈風湯

熱陣

四神丸

石刻安腎丸

已寒丸

紅丸子

婦人規古方

二味參蘇飲

具本天麻飲

全氣氏

人參湯

即本六昌湯

古式八朝

或或

或或

或或

景岳全書發揮總目終

景岳全書發揮卷二

長洲葉桂天士甫著

傷寒

經義

水熱穴論帝曰。人傷於寒而傳為熱何也。岐伯曰。夫寒盛則生

熱也。此言真傷寒自表傳入裏而為熱因寒邪鬱遏其火而熱也。

傷寒總名

黃帝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此言溫暑病有類傷寒故曰傷寒之類也。又曰

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為病溫。後夏至日為病暑。因冬令是

邪鬱遏其火至春發為溫病。至夏發為熱病。由內達外之病也。此皆內經之明言也。故凡病溫

熱而因於外感者。皆本於寒。

內經明言傷寒之類不竟言傷寒解釋未明徒誤後學。

近或

有以溫病熱病謂非真傷寒者。在未達其義耳。

內經何不竟言傷寒而曰病溫。

病熱景岳于經義尙未詳悉。抑有意欲毀河間。故將經義塗抹耶。

初診傷寒法

凡病傷寒者。初必發熱憎寒無汗。以邪閉皮毛。病在衛也。漸至筋脈拘急。頭背骨節疼痛。以邪入經絡。病在營也。自此而漸至嘔吐不食。脹滿等證。則由外入內。由經入府。皆可因證而察其表裏矣。若無表熱。亦不憎寒。身無疼痛。脈不緊數者。此其邪不

在表病必屬裏也。

裏證滿悶舌胎口渴便堅為屬裏未可以無前症而為病必屬裏必字不可輕言。

論脈

傷寒之邪實無定體。或入陽經氣分。則太陽為首。

寒傷營熱傷氣當分明白。

或入陰經精分。則少陰為先。

血分不可言精分。

一脈大者為病進。大因邪氣勝。病日甚也。然亦有宜大不宜大。

者。如脈體本大而加洪數。此則病進也。如脈體本小。因服藥而

漸見滑大有力者。此自陰轉陽。必將汗解。蓋脈至不鼓者。由氣

虛而然。無陽豈能作汗也。

何必議血藥能發汗之方自相矛盾。

愚按浮為在表。沉為在裏。此古今相傳之法也。然沉脈亦有表

景岳全書卷之三
證浮脈亦有裏證。故凡欲察表邪者，不宜單據浮沉，只當以豎

數與否為辨。

傷寒不宜專拘脈息，當以證為主。故內經言審察病機能合色脈，可以萬全。若專拘脈息，未免有悞。

故節庵言傷寒

證不言傷寒病

傷寒始自仲景，後諸大家言之詳矣，不必另立議論，以悞後人。○仲景傷寒論為傷寒之祖，歷代諸家議論甚多，至明陶節庵六書分別詳悉，簡要明白。王肯堂有傷寒準繩大綱細目，朗若列眉，可謂集大成矣。學者於此考究治病，有餘後人往往好名而立傷寒書，俱不脫前人窠臼。其中有另立議論者，皆非純正之言。書愈多，法愈亂，徒使後學茫無頭緒。景岳於傷寒亦可不言矣。

風寒辨

凡病傷寒者，本由寒氣所傷，而風即寒之帥也。故凡寒之淺者

為傷風。風之深者為傷寒而不淺不深半正半邪之間者為瘧

疾。留於經絡而肢體疼痛者為風痺。凡此皆風寒之所為也。

仲景

言無汗惡寒發熱脈浮緊為傷寒有汗惡風發熱脈浮緩為傷風分別甚清何必又牽雜病之因風者插入傷寒門中真混亂

無頭緒

緒

傷寒三證

傷寒為病。以冬令水冰地裂之時多殺厲之氣。人觸之而即病

者。是為正傷寒。此即陰寒直中之證也。

此為中寒非傷寒。仲景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

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不必多議。

然惟流離窮困之世多有之。

此是內傷勞倦之證當從東垣

法不可言傷寒混亂後學可罪可罪

○其有冬時感寒。至春夏又遇風寒而伏邪

乃動故在春為溫病在夏為暑病寒邪鬱遏陽氣不得伸越至春時強木旺之月復感風寒

觸動內之伏邪而發為溫病夏至後發者為熱病俱自內達外當從河間法不可作傷寒治景岳未明大理徒亂後學○

又有時行之氣者如春寒夏涼秋熱冬溫此非其時而有其氣

是以一歲之中病多相似此乃時行感受不正之氣發熱頭痛當以時令司天之法治之不可言傷

寒景岳不分明白俱混言傷寒大悞後學凡此三者皆傷寒之屬此言大謬第其病有不

同治有淺深既云病有不同不可俱言傷寒矣

傳經辨

陶節庵六書簡便明白觀之不致惑亂若欲詳悉準繩中細細考究可也不必另立此說

陽證陰證辨

已有節庵辨證明白
不必再議徒費唇舌

兩感

病兩感於寒者。一日則太陽與少陰表裏俱病。

此為兩感臟腑俱受邪也

按門人錢禎曰。兩感者本表裏之同病。似皆以外感為言。而實

有未盡然者。正以內外俱傷。便是兩感。今見有少陰先潰於內。

而太陽繼之於外者。即縱情肆慾之兩感也。

內傷證不必入傷寒

太陰受

傷於裏。而陽明重感於表者。即勞倦竭力飲食不調之兩感也。

此為內傷而挾外邪。東垣自有治法。並非兩感於寒也。

表裏辨

陽邪在表則表熱。陰邪在表則表寒。非陽邪在表而表熱。因惡寒邪鬱遏其火而發熱亦

非陰邪在表而表寒。經云發熱惡寒者發于陽也。無熱惡寒者發于陰也。不必言表熱表寒以惑人。○邪在表則

不煩不嘔。邪在裏則煩滿而嘔。少陽症胸脇痛而嘔。○凡病本在表。外證

悉具。而脈反沉微者。以元陽不足。不能外達也。未可以脈沉微而議其元陽不

足。而用溫熱之藥。用發表之藥。而脈自浮大。乃內伏之邪。從內外達也。不可不知。但當救裏以助陽散

寒為上策。邪在表而即用救裏助陽散寒。必致發狂發斑。大悞後人。所謂表症而用裏藥。大錯大錯。

寒熱辨

邪氣在表發熱者。表熱裏不熱也。宜溫散之。辛溫發表。

陽不足則陰氣上入陽中而為惡寒。陰勝則寒也。宜溫之。傷寒惡寒。

非陰勝則寒而宜溫藥。

經曰陽微則惡寒陰弱則發熱。經義非言傷寒而言雜病。

論汗

曰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八九日不解表症仍在者當

發其汗按此一證雖以太陽經為言然陽明少陽日久不解者

亦仍當汗散。陽明少陽日久不解當用柴葛解肌若仍當汗散而用發汗之藥必致變症景岳論傷寒治法大有

誤人。

按仲景表汗之條縷悉尚多今但述其切要第其所用汗劑不

曰麻黃則曰桂枝此寒邪初感溫散之妙法也後人以麻黃桂

枝爲異物而不敢用。而復有強爲釋者。謂仲景乃爲隆冬直中。

陰寒者設耳。而不知四時陰勝之邪皆宜者也。

霜降後天氣嚴寒觸冒之者名

曰傷寒。故仲景用麻黃桂枝以散外之寒邪。若春夏天令暄熱之時。必不可用。景岳治溫熱必致悞人。

一各經表證。凡有汗出不徹者。其人必身熱不退。而仍覺躁煩。

或四體痠疼。坐臥不安者。但診其脈緊不退。及熱時乾燥無汗。

者。卽其證也。仍宜汗之。

煩躁坐臥不安。此內有邪熱。未可以脈緊不退。而再用發表出汗。必致逼其火。

邪亢盛。狂妄發斑。而病重。此言大悞。

如果汗透而熱不退。或愈甚者。是卽所謂陰

陽交。魂魄離。大凶之兆也。

因發表多汗而大凶。

一凡汗之不徹者。其故有三。邪深汗淺。衛解而營不解。一不徹。

也。或邪重汗輕。二不徹也。或邪去未清。因虛復感。三不徹也。凡此當辨其詳而再汗之。尙要斟酌未可輕言再汗。

一凡既愈復熱者。或以邪方散而胃未清。因而過食者。是爲食

復。因食而復熱。宜消其食。其熱自退。豈可再汗。大謬大謬。或新病方瘳。不能調攝。或勞傷

脾陰而復熱者。是名勞復。或不慎房室而再感者。是名女勞復。

若此者。或從補。或從汗。當因變制宜。權其緩急而治。分虛實也。

勞復房勞復俱屬內傷。豈可再汗以耗其元氣。

一取汗之法。當自然不宜急暴。余嘗見有子病者。其父母欲其速愈。且當溫暖之。令覆以重被。恐猶不足。而以身壓之。竟致亡

景岳全書發推
陽而斃。是但知汗出無妨而不知汗之殺人。此強發之鑑也。因食
復而發汗。因勞復。女勞復而發汗。必致
亡陽而死。卽此類也。請景岳細思之。

凡病外感而脈見微弱者。其汗最不易出。其邪最不易解。何也。

正以元氣不能托送。

不可竟言脈之微弱而爲元氣虛也。虛必有見證。如嬾於言語。身體倦怠。乏力面色

少神。此爲真不足。

元氣虛而邪不能退。則專救根本。以待其自解。自汗

爲宜。

若元氣虛而表邪不解。專救根本之說。未可盡信。惟東垣法用參芪於羌防發表中。庶得奏效。

論吐

一凡用吐藥中病卽止。不必盡劑。凡藥治病皆當中病卽止。

論下

曰汗出譫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為風也須下之

風字尙有疑議

按若非大滿而猶生寒熱者是表病猶未除也不可下

乃少陽之邪

凡傷寒熱邪傳裏者服藥後用鹽炒麩皮絹包熨腹使藥氣得

熱則行大便必易通也

此法恐火氣助邪當用紫蘇煎湯薰浴最良

舌色辨

辨舌之法莫如準繩中為詳細

其有元氣大損而陰邪獨見者其色亦黃黑真水涸竭者其舌

亦乾焦此腎中水火俱虧原非實熱之證

陰邪豈有真水涸竭而舌乾焦者乎熱能

耗水而津液乾枯則舌焦燥豈可認為陰證而用熱藥若云腎中水火俱虧於理欠通水虧必火亢火衰則水不致涸竭請景

岳細思之若青黑少神而潤滑不燥者則無非水乘火位虛寒證也

凡見此者但當詳求脈證以虛實為主不可因其焦黑而執言

清火傷寒固爾諸證亦然亦不可執為寒證而用熱藥惟黑而滑潤不渴不喜飲為寒然必察色辨

證為要

余在燕都治一陰虛傷寒舌黑之甚其芒刺乾裂焦黑如炭身

熱便結大渴喜冷而脈則無力神則昏沉陰虛兩字尚要講明陰虛者水因火耗當

用滋陰若用桂附則非陰虛乃虛寒火衰之症或戴陽格陽陰症似陽乃可用耳此處關頭宜細詳察余察其形

氣未脫遂以甘溫壯水救其本間用涼水滋其標前後凡用參

地輩一二觔附桂各數兩冷水亦一二斗然後諸症漸退若用桂附

人參此虛寒之症冷水必不喜豈可飲一二斗乎此言甚覺謬妄惟邪熱熾盛可用冷水所以診傷寒者若

以舌色辨虛實則不能無誤蓋實固能黑以火盛而焦也虛亦

能黑以水虧而枯也水虧之黑豈可用熱乎

此講傷寒不講陰虛傷寒當以仲景法為主溫病熱病以河間法治之勞倦內傷以東垣法治之陰虛以丹溪法治之不

必混同

立論

大抵舌黑之症有火極似水者宜涼膈散之類以瀉其陽有水

來尅火者宜理中湯以消陰翳水來尅火之舌黑其人不渴不喜飲水舌亦不乾燥可用熱藥

以此辨之可以無悞

飲水

其有陰虛火盛者元氣既弱精血又枯多見舌裂唇焦大渴喜

冷三焦如焚二便閉結等症使非藉天一之精何以濟然眉之

急故宜以冰水解其標而繼以甘温培其本若元氣虛而精血枯豈可用冰水乎

用之則有寒戰呃逆之禍此狂妄之治也其有內真寒外假熱陰盛格陽等症則將

甘温大補之劑浸冷而飲之亦用水之意也熱因寒用之法節庵諸書言之詳矣

三陽陰證辨

以上乃三陽經之陰證

此為兩感一腑一臟同受其邪非三陽經陰症

再論陰證陽證及李子建傷寒十勸之害

經有陰陽則三陽為陽症三陰為陰症症有陰陽則實熱為陽

症虛寒為陰症凡經之陰陽有寒有熱故陽經有陰症陰經有

陽症。症之陰陽。有假有真。故發熱亦有陰證。厥逆亦有陽症。此

經自經而證自證。不可混也。而今之醫流。每致混指陰陽。肆行

尅伐。殺人於反掌之間。而終身不悟。陽證實邪。肆行溫補。殺人於反掌之間。而終身不悟。

皆景岳竟講原其所由。本於李子建傷寒十勸。如一勸云。傷寒

頭痛及身熱。便是陽症。不可服熱藥。陽症用熱藥之悞。觀仲景治太陽

經傷寒。頭痛發熱無汗者。用麻黃湯。汗出惡風者。用桂枝湯。陽

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宜麻黃湯。凡此之類。豈非用熱藥以治

陽經之頭痛發熱乎。此乃辛溫發表以散表之寒邪。非熱藥治內若邪熱傳裏。豈可用熱藥乎。○太陽經

傷寒無汗者。用麻黃湯散其表寒。得汗而解。此火鬱則發之也。若以溫補治。并以熱藥溫中。必然發狂譫語矣。凡寒邪

之感人必先入三陽之表。使於此時能用溫散則淺而且易故

岐伯曰發表不遠熱。發表藥溫而兼散若此惟仲景知之故能

溫散如此是豈陽經之病便是陽證耶。發熱惡寒者發於經證

不明而戒用溫熱最妄之談。邪熱入裏二勸曰傷寒必須直攻

毒氣不可補益據此則凡是傷寒盡皆實症矣。此講邪氣故用

若果虛症自然用補非。因氣虛何岐伯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而邪入

之先以去邪為急而後議補若。又觀仲景論傷寒虛症虛脈及

不可汗吐下者凡百十餘條。若果無熱惡寒之寒症虛症自然

陷胸等方。此外如東垣丹溪節庵輩所用補中益氣此乃內回

陽返本

此是直中寒症之藥

溫經益元

此乃戴陽之藥

等湯則其宜否溫補概可

知矣

傷寒直攻邪氣此仲景用麻黃葛根承氣陷胸十棗等湯以攻之豈非直攻其邪乎至於東垣補中益氣乃內傷之

藥不宜混入傷寒外感之中回陽返本溫經益元乃傷寒陰症

而設若竟講補益則傷寒無實症矣仲景不立汗吐下之法矣

總之攻補之法仲景東垣節庵皆認證用

矧今之人凡以勞倦

之非但講補也景岳治傷寒必致殺人

情慾及天稟薄弱者十居七八一旦因虛感邪若但知直攻毒

氣不顧元陽則寇未逐而主先傷顧可直攻無忌乎

勞倦內傷與傷寒各

自不同不宜牽入傷寒中東垣有內外傷辨概可知矣但宜辨

症明白果是外感自然去邪為要果是內傷自然用東垣法治

之此是議傷寒外感非

議內傷也何必多言三勸曰傷寒不思食不可溫脾胃但傷

寒之熱症固不能食而寒症之不食者尤多以中寒而不溫脾

則元陽必脫而死矣。

此講傷寒不講中寒傷寒中寒自有分別不宜混亂

四勸曰傷寒腹

痛亦有熱證不可輕服溫煖藥據所云亦有熱症則寒症居多

矣而特以溫煖為禁者何也。

寒症居多但用溫煖而不知亦有熱症腹痛者當細細詳察不可俱

認為寒證而用溫煖因熱症不少恐世人俱認寒症以熱藥治熱證之悞故言之是慎之也非妄談也

獨不見仲

景之治腹痛有用真武通脈四逆者有用四逆加附子者有曰

手足厥冷小腹滿按之痛者此冷結膀胱關元也。使此證而亦

忌溫煖則寒在陰分能無斃乎。

此證自然用溫煖李子建言熱症不可輕用溫煖不言寒症忌

溫煖看書不將字義細解惟紛紛罪人之悞不知汝之悞亦已多矣

再如五勸之傷寒自利不可

例服補煖。

挾熱自止瀉藥瀉利不

六勸之禁用艾火禁艾火灸

七勸之手足厥冷不可例作陰證等說

有熱厥之證不可認爲寒厥一例作陰證誤治

故言

總屬禁熱之談余亦不屑與之多辨

余亦不屑與景岳言之

詳考仲

景傷寒論見所立三百九十七法而虛寒者百有餘一百十三

方用參者二十用桂附者五十有餘又東垣曰實火宜瀉虛火

宜補薛立齋曰凡元氣虛弱而發熱者皆內真寒而外假熱也

若此者豈皆余之杜撰耶

薛立齋李東垣俱言內傷勞倦發熱不言傷寒仲景言傷寒有虛有實有

寒有熱故一百十三方中用參用附桂者七十其四十三方有承氣有白虎瀉心陷胸諸方仍有寒涼攻邪者臨症處治用藥隨機應變豈可云盡屬虛寒而戒用寒涼乎

今觀十勸之中凡禁用溫補者居其八

九致末學但知涼瀉之一長盡忘虛寒之大害嗟嗟何物匪才

敢言十勸。治傷寒以仲景為主。仲景立汗吐下三法。豈非直攻其邪乎。若竟講陰症虛症。舍邪熾熱症之法。而用藥

必致殺人。何物匪才。敢執一偏之見。而誤後人。可罪可罪。余有契姻。以中年過勞。因患勞倦

發熱。余為速救其本。已將復元。忽遭子建之徒。堅執十勸。以相

抗。不數劑。而遂置之死地。誠可痛恨也。勞倦發熱。子建未必堅執為傷寒發熱。而誤治

若照景岳傷寒發熱。每每以為內傷勞倦。而用溫補。必致置之死地。而後已。近來醫家。俱用溫補。治傷寒。皆此書誤之也。

治法

凡治傷寒。不必拘於日數。但見表證。即當治表。見裏證。即當治

裏。因證辨經。隨經施治。不必拘於日數。節庵已言之矣。不必景岳再言。其有脈氣不足

形氣不足者。則不可言發言攻。而當從乎補矣。形氣不足者。即屬內傷。不可

八傷
寒門。

少陽經半表半裏之證。治宜和解。以新方諸柴胡飲及小柴胡

湯之類酌用之。

少陽症仲景自有小柴胡湯和之。新方柴胡飲雜亂無理。宜屏之。

傷寒如表證悉除。反見怕熱躁渴。讖語。班黃發狂。或潮熱自汗。

大便不通。小便短赤。或腹滿脹痛。上氣喘促。脈實有力者。即是

傳裏之熱症。即當清裏。如實邪內結。不得宣通。必大為蕩滌。庶

使裏通而表亦通也。

邪已入裏而用攻法。又云表亦通。豈汗之乎。

然必腸胃燥結。大

滿大實者。乃可攻之。故法曰痞滿燥實堅。五者具而後可下。又

曰下不嫌遲。恐誤攻也。

仲景有急下之以存津液。不可言不嫌遲。

一凡治傷寒如時寒火衰內無熱邪而表不解者宜辛溫熱劑

散之傷寒不言火衰仲景未有此說時熱火盛而表不解者宜辛甘涼劑散之

第涼散之法當辨其表裏俱有熱證若表雖熱而內無熱證者

此表邪未解因寒為熱也不可妄用涼藥發熱而渴者此熱邪在內也發熱不渴者

此熱邪未入內也宜解表發汗若溫病熱病邪氣自內達外未可輕用發汗若候汗之禍不可言

論虛邪治法

凡患傷寒治法在表宜散裏宜攻此大則也然傷寒死生之機全在虛實二字夫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傷寒為患多係乘虛

而入者時醫不察虛實動曰傷寒無補法任意攻邪凡病之起

內氣之虛而發外之風寒暑濕內之氣血食積痰飲外邪乘虛
侵人內病亦乘虛而竊發不獨傷寒也內經云邪之所湊其氣
必虛因邪氣乘虛而湊襲之既入之後又當以逐邪為先如仲
景之汗吐下三法皆為去邪也若竟講補益仲景斷不立此法
矣不知凡患傷寒而死者必由元氣之先敗臨症者但見脈弱

無神耳聾手顫氣怯畏寒顏色青白諸形證不足等候便當思

顧元氣

此等症俱屬內傷勞倦不足之病並無外邪形狀不必謂之虛邪竟作不足之症治之此無疑難人人共知不

勞過慮

若元氣大虛則邪氣雖盛亦不可攻

凡元氣大虛者隨感隨發邪氣不甚當以

補中益氣湯出入加減為要東垣立法最好不必好奇而用新方之凝滯血藥熱藥以誤人

如平居偶感陰

寒邪未深入但見發熱身痛脈數不洪內無火證素稟不足者

當用理陰煎加柴胡或麻黃

凝滯血藥而加麻黃此大無文理之方

若虛在陰分

而液涸水虧不能作汗當用補陰益氣三柴胡飲陰虛竟講陰虛治法不必

取汗亦不宜

列在傷寒內若陰盛格陽真寒假熱者則當以大補元煎右歸

飲八味丸之類

戴陽格陽陰症似陽仲景以四逆湯溫之不必用雜亂之方

若邪火熱甚而

水枯乾涸者或用涼水漸解其熱表未解而固閉者或兼微解

漸去其寒若邪實正虛原有不敵之勢但能保定根本則邪將

不戰而自解

若講用涼水乃邪熱熾盛而可用若水枯乾涸此腎陰虧損當滋水為主豈可用涼水乎涼水非解

表熱之法如何保定根本使邪不戰而自解此皆無本之談也

此中大有玄妙不余藉此而存

活者五十年來若干人矣

五十年來不知誤人若干

補中亦能散表

夫補者所以補中何以亦能散表蓋陽虛者即氣虛也氣虛於

中安能達表非補其氣肌能解乎內傷不足之症東垣有內外傷辨其為內傷勞倦發熱

當用補中益氣出入加減以治之未可以陽虛傷寒而立論若論陽虛必惡寒不熱乃直中之寒症也當溫之不可發表立言

不相符合陰虛者即血虛也血虛於裏安能化液非補其精汗能生

乎經云陰虛生內熱陰虛即腎虛水耗豈可汗乎雖用滋陰不能得汗若汗出則陰愈耗矣用丹溪陰虛發熱之論而以滋

水為急務妄立陰虛傷寒之名而誤後人

張仲景以傷寒最重故立論劉河間以溫病熱病不可作傷寒治宜辛涼疎散為要此二家以外感言也東垣有內外傷辨恐內傷發熱誤治也丹溪有陰虛發熱不可升陽當滋陰為要陰虛傷寒陽虛傷寒仲景之書不載此杜撰之言也

寒中亦能散表

夫寒中者所以清火。何以亦能散表。蓋陽亢陰衰者。即水虧火盛也。水涸於經。安能作汗。水虧火盛。滋陰降火為要。豈可發汗乎。若云溫熱之病亦宜清涼之劑。以散之。不可用滋陰凝滯鬱遏其邪而熱勢不得宣散也。若論傷寒斷無是理。使景岳而在。理當逆之四夷。

傷寒三表法

何為三表。蓋邪淺者散在皮毛也。漸深者散在筋骨也。深入者散在臟腑也。故淺而實者宜直散。虛而深者宜托散。托散者但強其主而邪無不散也。如理陰煎大溫中六味回陽飲十全大補湯之類。皆建中逐邪臟腑之散劑也。諸前賢未嘗有用十全大補以逐邪者。壞之。

散為散者。誰不知之。惟不散之散。則立之又立矣。

仲景治傷寒初起在表辛溫之劑汗之使邪從汗解而愈傳入少陽則和之漸入於裏則邪入於臟熱症宜下寒症宜溫此不易之論若托裏而散此又創一新奇之言而誤人補中益氣湯東垣治內傷發熱豈可治傷寒十全大補治氣血兩虛則可稍涉外邪而服之必致危斃既云傷寒當以仲景之言爲正不必翻新創論貽誤後人

傷寒無補法辨

按傷寒一證惟元氣虛者爲最重虛而不補何以挽回奈近代醫流咸謂傷寒無補法爲邪盛者言非謂俱不宜補也茲第以一歲之事言之

如萬歷乙巳歲都下瘟疫盛行凡年衰及內傷不足者余用大

溫大補兼散之劑得以全活者數十餘人瘟疫時行與傷寒不同瘟疫時行遭荒亂

之時人民飢餒勞苦元氣不足傳染時疫故東垣亦爲此而立補中益氣湯出入加減以治之非大補大溫兼散之也若論傷

寒有邪盛者有邪入裏者有寒有熱有虛有實治法或表或攻或補或溫其法不一未可竟以一補為要法 余痛夫

枉者之非命因徧求經傳並無傷寒無補法之例必求其由則

惟陶節庵有云傷寒汗吐下後不可使用參芪大補使邪氣得

補而熱愈盛徧求經傳無傷寒無補法之例何孫真人陶節庵言之但言邪得補而愈熾不言虛證無補法此

一說者亦本於孫真人之言云服承氣湯得利瘥慎不中補也

實邪已攻之後尚不宜補况邪氣未攻而可補乎甚言補之不可輕用也 此外則有最庸最拙為萬

世之害者莫如李子建之傷寒十勸故余於前論直叱其非最庸

最拙之人竟講大補大溫以治傷寒李子建非謂虛症不宜補何得直叱其非 今人之患傷寒者惟勞

勞倦內傷七情挾虛自有

不知以直攻而死者皆挾虛之輩也

虛證自然用補不宜直攻

其有本來無

術偏能惑人但逢時病必曰寒邪未散何可用補

若講邪氣自然不宜用補

倘以邪實正虛而不知固本將何以望其不敗乎

邪實正虛之證未可竟固

其本邪實自當去邪補之則邪從何而散正虛自當補正攻之則正氣愈虛病屬兩難法當兼顧若云補則邪散斷無是理

矧補以治虛非以治實何為補住寒邪補以補中非以補外何

謂關門趕賊

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留而不去則成爲實實者邪氣之實也仲景邪熱入裏則急下之以存津

液若先補之其邪從何而去豈非閉門乎若云不必趕賊承氣湯之設將何用乎仲景之言非歟景岳之言是歟

如仲

景之用小柴胡湯以人參柴胡並用

恐邪氣傳入太陰故先拒其邪之入裏

東垣

之用補中益氣以參朮升柴並用蓋一以散邪一以固本

此內傷之

證而用之非

外感之藥

攻補寒熱因病而施所謂神化莫測非竟講溫補也景岳尚欠斟酌

病宜速治

一傷寒之病皆自風寒得之若待入裏必致延久而親屬之切

近者日就其氣氣從鼻入必將傳染

傷寒與時症大不相同傷寒乃冬月殺厲之氣觸冒

感受時行疫症乃能傳染其氣從口鼻而入景岳將傷寒認為時疫傳染之症涇渭不分大錯關頭

溫病暑病

溫病暑病之作本由冬時寒毒內藏故至春發為溫病至夏發

為暑病此以寒毒所化故總謂之傷寒溫病熱病乃冬月寒邪

伏藏於內。至春夏內伏之火。得外邪觸動而發。故發熱不惡寒。而渴渴者。內火消爍也。故用清涼解散。若不渴而惡寒。爲寒疫之症。若云寒毒內藏。豈有熱病之理。當云寒邪鬱遏其火。至春夏發爲溫病。熱病則可。

一溫病暑病。宜從涼散。固其然也。若值四時寒邪客勝。感冒不正之氣。雖外熱如火。而內無熱證者。不得以溫暑之名。概用涼藥。四時寒邪不正之氣。感冒之者。乃時行疫症。治法與溫熱不同。不可混雜於溫熱之中。景岳論證不清。大誤後人。

發班

一成無已日。大熱則傷血熱不散。裏實表虛。邪乘虛出於皮膚。而爲班也。若汗之重。令開泄。更增班也。自後諸家所述。皆同。子以爲不然。凡傷寒之邪。本自外而入。深入不解。則又自內而出。

因裏實故又自內而出。但使內外通達。邪必由表而解。即如犀角地黃湯。

乃治斑之要藥。人知此湯。但能涼血清毒。而不知善於解表散。

邪若用之得宜。則必通身大汗。犀角地黃湯治發斑。因邪熱入於血分。故用生地涼血。若云能

解表發汗。此說自古及今。從未及言。而

景岳獨創為發表之劑。真妖怪之語。

發狂

一近見傷寒家。則別有如狂之症。古人所未及言者。蓋或由失

志。或由悲憂。或由失精。或由勞倦思慮。此其本病已傷於內。而

寒邪復感於外。則病隨邪起。其證如狂。亦所謂虛狂也。

七情致病。有似

狂而實非狂。非傷寒中病別。而虛狂之證。必外無黃赤之色。剛

暴之氣內無胸腹之結滑實之脈察其上則口無焦渴察其下則便無鞭結是皆精氣受傷神魂不守之症凡治此者須辨陰陽其有虛而挾邪者邪在陽分則宜補中益氣之類邪在陰分則宜補陰益氣煎之類既云精氣受傷神魂不守之症宜補精安神之藥治之又云虛而挾邪邪在陽分陰分者俱用補劑又以熱藥則邪從何出神魂焉得安宜此說尙要講究

一凡身有微熱或面赤戴陽煩躁不寧脈弱無力此陰症似陽也名爲陰躁蓋以陽虛於下則氣不歸原故浮散於上而發躁如狂速當溫補其下戴陽格陽乃陰極似陽假熱之症爲陰躁非如狂

勞力感寒

勞力感寒東垣自有內傷治法不勞
景岳將無學問之新方混亂牽入。

動氣

動氣治法亦要察其病情景岳
惟講直救真陰此執一法耳。

戰汗

夫戰為正氣將復。慄則邪氣肆強。故傷寒六七日。有但慄不戰。竟成寒逆者。多不可救。此以正氣虛陰邪勝。凡遇此證。非用大

補溫熱之劑。焉能禦之。

內經諸禁鼓慄皆屬於熱不可竟言陰邪內盛而用大補溫熱之劑必宜審察

病機庶

無錯悞

余嘗治一衰翁。年逾七旬。徒患傷寒。初起即見身甫。不言姓名。

總為要用參附而設也。

下利

若以寒利作熱利妄用寒涼無有不死

若挾熱利而妄用熱藥必致狂妄發斑亦不可

不知

按此三條乃言熱利之當清也。然寒邪在表脈無不數。但數而

有力者為陽症。數而無力者即陰症也。

脈數無力乃真陰不足虛熱也。非陰寒症。

一凡自利家身涼脈小者為順。身熱脈大者為逆。

挾熱者脈大亦不妨。

諸風

經義

陰陽應象大論曰。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濕

勝則濡寫。

劉河間原病式
病機實本於此。

論古今中風之辨

一難經曰。傷寒有幾。其脈有變否。然傷寒有五。有中風。傷寒。濕

溫熱病。溫病。其所苦各不同。

此傷寒內之諸病
不宜入類中風內。

仲景曰。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為中風。可見內經之

言中風者。本以外感寒邪為言也。

外感不一未
可竟言寒邪。

觀仲景之論中風。其所云半身不遂者。此為痺。乃指痛風之屬

為言。謂其由於風寒也。

痺與痛風各有分別。痺乃經絡阻滯不
通。而痛風乃流注不定。而非痛風。

病不真混治
必致誤人
再如邪在皮膚及在絡在經入腑入臟者此由淺

而深亦皆以外邪傳變為言也自唐宋來漸有中經中血脈中
腑臟之說而凡以內傷偏枯氣脫卒倒厥逆等症悉為中風而

忘卻真中風矣
外中風邪必由內傷而起
未可竟認外邪傳變也

即木鬱之發內一條之言耳鳴眩轉目不識人善暴僵仆此
中風內發之證由外感而起內病所以內經言風者百病之
長也既云百病之長凡內之痰火瘀血食積等類無有不因
外邪所觸而起既發之後當認清門路或治外或治內看緩
急先後而用藥未可執定非風而議前人將百病之長一句
細思之其理自見○據內經言風者百病之始也清淨則肉
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則知元氣充實不能侵入
元氣虛腠理不密風邪乘虛入之而為病類中之病亦由內
氣之虛必先祛邪而後補東垣之
治法本此不可議其非而罪之

論中風屬風

夫中於風者即真風也屬於風者即木邪也真風者外感之表

症也屬風者內傷之裏症也即厥逆內奪之屬也

因外感而起內病故有語

言蹇澀等症曰內起可也外感為真中風內起為類中風曰類者有似於風也肝為風木之臟故曰屬肝內外皆有風故曰皆細究字義其理自明不可言非風也

論河間中風說

據河間論謂非肝木之風亦非外中之風由乎將息失宜此獨

得之見誠然善矣

既云獨得之見非軒岐之魔矣

然皆謂為熱甚則不然也

天氣

鬱熱之極必有暴風之起豈非熱極生風之謂歟此內起之風風乃肝木為病也

凡將息失宜五志過

極本屬勞傷症也。而勞傷血氣者，豈皆火證？又豈無陽虛病乎？

五志過極，則火起津液，悉化為痰，而上逆卒倒，無知而為廢人，豈非內經所謂諸逆衝上之火乎？
經曰：喜怒傷

氣，寒暑傷形，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夫傷陰者，水虧也；傷陽者，火

虛也。五志過極，非勞傷也。怒則火起於肝，喜則火起於心，思則

火起於脾，憂則火起於肺，恐則火起於腎。此為五志之火。

至於暴怒傷陰者，非水虧也。因腎肝屬陰，心肺屬陽，怒傷肝，故

曰傷陰。喜傷心，心火亢盛，故曰傷陽。非火虛也。景岳不知大理

將水虧火，以虛作火，鮮不危矣。河間地黃飲子，亦用桂附，未見

虛誤解。涼而害人，醫之治病，寒涼

溫熱，在用之得其當耳。

據河間脈浮惡寒拘急不仁等證，本皆傷寒之類也。何又名為

中府？似傷寒實非傷寒，故言類也。○經云：人之傷於寒也，則且

為病熱傷寒，必發熱類中身不發熱，但有內病竊發耳。

諸風

續命湯三化湯之屬。但可以散風寒。攻實熱。若所云將息失宜者。豈尙堪治之。以此。
河間立地黃飲子。豈非將息失宜。內傷不足之藥乎。何得云其混亂。故意毀謗。河間

論東垣中風說

據東垣年逾四旬氣衰之說。余深服之。然憂喜忿怒傷氣者。固有此疾。而酒色勞倦傷陰者。尤多此疾。蓋氣生於陽。形成於陰。

陽衰則氣去。故神志昏亂。陰虧則形壞。故肢體廢弛。
氣去則脫矣。焉得神

志昏亂。神志昏亂。乃火之妄動。非陽衰也。因君相之火。起故躁擾。不寧。若陽衰則寂靜安寧。語言怯弱而清爽。所以此

病多在四旬之外。正以其漸傷。漸敗。而至此。始見其非外感而

總由內傷可知也。
因內氣衰而。今以氣脫形壞之病。若氣脫必

黃顧可謂之風熱而散之攻之也否乎東垣不言散之攻之惟言和臟腑通經絡

夫既曰將息失宜又曰氣衰所致本皆言其虛也因氣衰而竊發內病而

治法皆用汗下則分明又作實邪矣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留而不去則成爲實去其

邪而後
補正

論丹溪中風說

據丹溪引內經以下皆謂外中風邪之說不知內經之言風者

皆以外感爲言原非後世之所謂中風也外感必兼內症至若東南之

人只是濕痰生熱熱生風此仍述河間之說而非風等證豈皆

熱病卽云爲痰又豈無寒痰而何以痰卽生熱熱卽生風也痰得

風火則能上升橫行而為害若寒痰但能凝滯固結不能上升惟得風火則上升為害矣雖痰之為物本為

濕動然脾健則無脾弱則有而脾敗則甚竟講健脾而補其痰焉得出路治痰之法

不一未可執健脾一法也是可見因病所以生痰非因痰所以生病也因病生痰

非因痰生病之說甚謬仲景有五飲致

病而皆以半夏為君豈非治痰之病乎

論真中風

此外如賊風虛邪之傷人則歲歲有之是無非外感之病未聞

有因外感而卒然昏憤致死也外感卒然昏憤而死者亦由內傷不足也矧今人之

所謂中風者或於寂然無風之時素無外感而忽然運仆忽然

偏廢此其是風非風又可知矣此內起之風

非風
古人言類中風者有類中風者言非不似中風形狀矣仍當易類中風為是不必好奇而杜撰立名

論正名

今人之所謂中風者則以內經之厥逆悉指為風矣。有似中風故曰類

惟近代徐東臯有云。瘞厥類風。凡尸厥痰厥氣厥血厥酒厥等

證皆與中風相類。此言若乎近之而殊亦未善也。悉是類中風既名

為風。安得不從風治。既從風治。安得不用散風之藥。以風藥而

散厥證所散者非元氣乎。因致真陰愈傷。真氣愈失。是速其死

矣。厥證治法不一。非可以元氣虛為言。若竟講陰虛陽虛而用補是亦速其死矣。當認清門路治之。

論有邪無邪

有邪者病由乎經。即風寒濕三氣之外侵也。無邪者病出乎臟。

而精虛則氣去。所以為眩暈卒倒。氣去則神去。所以為昏憤無

知也。虛脫之證必現形象之虛。若有痰塞火升之證萬不可孟浪投補。有邪者邪必乘虛而入。

故當先扶正氣。當去邪而後扶正。若講先扶正氣邪氣焉得外達如閉門逐盜矣。不通之論。

論肝邪

夫肝邪者。即胃氣之賊也。一勝一負。不相並立。凡非風等證。其

病為強直掉眩之類。皆肝邪風木之化也。其為四肢不用。痰涎

壅盛者。皆胃敗脾虛之候也。未可盡指為胃敗脾虛。治法宜圓活。審症用藥。必能奏效。若執一而

治不免

誤人

論氣虛

凡非風卒倒等證無非氣脫而然。凡病此者多以素不能慎。或

七情內傷。酒色過度。先傷五臟之真陰。此致病之本也。傷真陰則陽無

附而脫。陰虧於前。陽損於後。陰陷於下。陽乏於上。以致陰陽相失。

精氣不交。所以忽爾昏憤。卒然仆倒。此非陽氣暴脫之候乎。陽脫

亦是陰腎虛不能。故其為病。或為遺尿者。命門之氣脫也。閉藏也。今人

見此無不指為風痰。而治從消散。此等之症乃脫症也。雖至不

知風中於外。痰鬱於中。皆實邪也。而實邪為病。何遽令人暴絕。

若此。實邪為病亦能暴亡。故內經云五實死。邪氣閉塞而死也。景岳將內經之言細思之。故凡治卒倒昏

非風

沉等症若無痰氣阻塞必須以大劑參附峻補元氣精衰非附子熱藥可

治

蓋精即氣之根氣生於下即向生之氣也經曰精化為氣即

此之謂既曰精化氣不當用熱藥

類中之症亦有虛脫如遺尿自汗口開手撒者皆脫症也不
可救藥當從補治若痰涎壅盛二便閉塞語言蹇澀目瞽神
昏此乃閉症當從清火
豁痰開竅通行經絡

論痰之本

凡非風之多痰者悉由中虛而然夫痰即水也其本在腎其標

在脾胃為貯痰之器不觀之強壯之人任其多飲多食則隨食隨化未

見其為痰也多飲多食者其痰最多景岳歷證尚少故也醇酒

成痰 故凡病虛勞者其痰必多而病至垂危其痰益甚正以脾氣

愈虛則全不能化而水液盡化為痰也虛勞之人因火煎熬津液而成痰所以肌肉消

瘦而飲食尚能多進乃腎水虛而火亢耳非脾氣愈虛認錯病源豈非痰必由於虛乎此說大

故治痰者必當溫脾強腎以治痰之本治痰竟講溫脾強腎仲

矣執一之人景治痰飲之方不必立

焉可議醫

論經絡痰邪

凡經絡之痰蓋即津血之所化也使果營衛和調則津自津血

自血何痰之有血色赤凝結則為痰血不能為痰津液隨氣所滯則為痰惟是元陽虧損神

機耗敗則水中無氣而津凝血敗皆化為痰耳津凝則成痰血敗則成痰壅滯

經絡不用化痰消痰何能得通豈可
竟用補乎照景岳治病必致悞人
若謂痰在經絡非攻不去

則必并精血而盡去之庶乎可也
津凝血敗之痰不去何為
但虛者補中兼消為可故

凡用痰藥如滾痰丸清氣化痰丸之類必其元氣無傷偶爾壅

滯或見微痰之不清者乃可暫用分消
既云痰乃精血若攻之
并精血而盡去之何又

轉出滾痰丸等偶有壅滯者
乃可暫用則知不可專補矣

論治痰

凡非風初病而痰氣不甚者必不可猜其為痰而妄用痰藥
非全

無痰也但不甚耳既不甚何謂猜其痰

痰若甚則病危急矣豈可不用痰藥
○開痰之法惟吐為捷

如古方之獨聖散稀涎散之屬皆吐痰劑也但恐元氣大虛不

能當此峻利之物。或但用新方之吐法為妥。元氣大虛之人吐之必死。惟實者可

吐。景岳立言。或用牛黃丸抱龍丸之類。景岳仍用治痰之藥去痰之法。豈不傷精血乎。

大欠斟酌。

張子和善用吐法。然有不可吐之禁忌。景岳

但講吐之為妙。如元氣虛者。萬萬不宜。

若氣不甚虛。而或寒濕生痰者。宜六安煎二陳湯主之。景岳言治痰宜

補何又立此

治痰之方。○陰氣不足。多痰兼燥而欬者。金水六君煎。兩相悖謬

之方。○脾腎虛寒不能運化而為痰者。不必兼治痰氣。只宜溫補

根本。只宜溫補四字。執板若中氣虛者。理中湯。六君子為妙或溫胃飲。陰不足

者。理陰煎之類最佳。不佳

一薛立齋曰。若脾氣虧損。痰客中焦。閉塞清道。以致四肢百骸

發爲諸病者。理宜壯脾氣爲主。佐以治痰。則中氣健而痰涎自化。補脾而兼治痰。此言甚是。東垣用藥。補中兼疏。乃活法也。

論寒熱證

嘗見有引內經之意。而曰偏於左者。以左寒而右熱。偏於右者。以右寒而左熱。誠謬言也。不知偏左者。其急在左。而右本無恙也。偏右者亦然。故無論左右。凡其拘急之處。卽血氣所虧之處也。內經言寒則拘急。此邪之所襲。未見其言血氣所虧。○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氣爲衛外。衛密邪氣無從而入。氣虛不能爲外衛。邪氣乘虛而入。故但言氣虛。不言血虛。景岳混言氣血所虧。大失經旨。必先散其邪。而後補。所以仲景用散表之藥。以藥治者。左右皆宜從補。皆宜從補。則寒邪巨苦。經言寒熱。可

凡如唇緩流涎聲重語遲含糊者是皆縱緩之類縱緩者多由

乎熱而間亦有寒者氣虛故也

皆是邪氣乘虛而入故見諸證

歪斜牽引抽搐

反張者皆拘急之類拘急者多由乎寒而間亦有熱者血虛故

也歪斜牽引抽搐反張拘急此暴病也不可言血虛若血虛而用凝滯之藥其病更甚血虛不足其病緩緩則當用榮養之

法治之

如寒而拘急者以寒盛則血凝血凝則滯澀滯澀則拘急此寒

傷其營也

亦是傷寒

又若寒而弛縱者以寒盛則氣虛氣虛則不攝

不攝則弛縱此寒傷其衛也

此傷寒也必身發寒熱○內經云寒傷形熱傷氣又云壯火食氣火

為元氣之賊景岳獨創寒盛氣虛之說乃杜撰之言貽誤後人

論治血氣

凡非風口眼歪斜半身不遂及四肢無力掉搖拘攣之屬皆筋骨之病也夫肝主筋腎主骨肝藏血腎藏精精血虧損不能滋養百骸故筋有緩急骨有痿弱之病總由精血敗傷而然

口眼歪斜

掉搖拘攣之屬皆肝木為病亦由外之風寒所觸而發乃暴病非常病審症察色因病用藥未可言精血敗傷也病久當用滋養若初起即用滋養其歪斜掉搖拘攣反甚矣

一偏枯拘急痿弱之類本由陰虛言之詳矣然血氣本不相離

故陰中有氣陰中亦有血

陰中兩字不知指腎指身體若腎只有藏精之說未有藏血者

夫血

非氣不行氣非血不化凡血中無氣則病為從受也

血則病爲抽掣拘攣何也蓋氣主動無氣則不能動血主靜無血則不能靜故筋緩者當責其無氣筋急者當責其無血夫氣血並行而不相離者血中豈無氣乎氣行而血自行氣道中無血則乾枯而不活動矣無氣無血之說俱屬不經若人無氣無血則死矣但可言氣弱不能舉動血少不能榮潤耳景岳立言不善

非風諸證治法

凡非風症未有不因表裏俱虛而病者也外病者病在經內病者病在藏治此之法只當以培補元氣爲主經病者病在經絡或手足偏廢口眼歪斜當用治經絡之藥在臟則語言蹇澀痰涎壅盛當用治臟之藥若但補元氣不分明白失之多矣

一人於中年之後多有此症其衰可知經云人年四十而陰氣

自半正以陰虛為言也

此陰虛乃陰精也經云陰精所奉其人壽

夫人生於陽而根

於陰根本衰則人必病所謂根本者即真陰也

指陰精

人知陰虛

惟一而不知陰虛有二

此陰字當改腎字腎藏精藏氣氣即陽氣也

如陰中之水虛

則多熱多燥而病在精血陰中之火虛則多寒多滯而病在神

氣

一陽居二陰之間成乎坎即腎也腎藏精與氣精為水氣為火火即無形之氣也水火俱寓於腎即坎中之水火也若言

陰中之水火則誤矣景岳立言每每好奇

○水虛者宜左歸飲

方中有甘草焉得達腎

一非風眩運掉搖惑亂者總由氣虛於上而然

總由兩字執一不通○經云諸

風掉眩皆屬肝木肝為風木之藏故也惑亂者躁擾不寔也乃肝火妄動何得云氣虛於上

經曰上氣不足

也。內經云邪之所在皆為不足故上氣不足則虛則眩此明也之苦傾眩暈掉搖惑亂與腦不滿頭傾大不相同亦非氣虛

於上引證不丹溪曰無痰不作暈豈眩暈者必皆痰症耶此言
明用藥悖謬

最為不妥。謂必無痰此言亦不妥痰隨肝火升騰而眩暈者多不盡屬虛

一非風麻木不仁等症因其血氣不至所以不知痛癢凡遇此

症只宜培養血氣勿得誤認為痰。只宜兩字執一不通當隨病機而用藥有痰者仍治痰看

虛實加減為妙。○麻木之病因氣血不足不能榮養經隧空虛
痰涎乘虛流注經絡而麻者多凡遇此症當審症用藥不可云

只宜補養此說一出誤人多矣

一非風遺尿者由腎氣之虛脫也然必命門火衰所以不能收

攝。命門之火豈能收攝乎惟無形之氣可以攝之

論用藥佐使

凡非風而有兼證者則通經佐使之法本不可廢

通經佐使之法本不可廢

前云氣虛於上者是執一不通之言

○如參芪所以補氣而氣虛之甚者非薑附

之佐必不能追散失之元陽

寒者可用

通經之法大都實者可用寒

涼虛者必宜溫熱也

實者可用寒涼虛者必宜溫熱此二句甚不妥亦有邪氣充塞於內若用寒涼則閉

遏不通而病反甚必宜疏通其滯虛者亦當分別是氣虛是陰虛若陰虛而用溫熱則真陰愈耗矣

今人謂附子

有毒多不敢用

內經所謂大毒治病十去其六恐過則有傷

不知製用得宜何毒之

有此誠奇品其毋忽之

藥石頗多獨贊附子奇品今醫每好而誤人皆景岳害之也

辨經藏諸證

凡非風等證當辨其在經在臟既云非風何以爲在經在臟然

在經在臟雖有不同而曰陰曰陽無不本乎氣血在經在臟亦由邪之所湊

或痰或火或氣虛或七情所致竟曰陰若必曰某臟某經必用

某方某藥不知通變多失其真凡治病必先明經絡臟腑審色辨證知病在何經何臟然後用

某藥治某經某臟毋使誅伐無過所以仲景用藥太陽經用太

陽藥陽明用陽明藥少陽用少陽藥太陰用太陰藥少陰用少

陰藥厥陰用厥陰藥毫無差失喻嘉言云先議病後議藥不明

十二經絡開口動手便錯若照景岳之言真不知變通極矣含

汗證

論證

火盛而汗出者。以火爍陰。陰虛可知也。無火而汗出者。以表氣不固。陽虛可知也。表氣不固。此氣虛不能衛外。非無火也。若言無火於理不通。

一汗證有陰陽。陽汗者熱汗也。陰汗者冷汗也。人但知熱能致汗。而不知寒亦致汗。有汗多亡陽者。有因寒而汗出者。蓋氣為陽。為外衛。陽氣虛不能固表。而寒非寒亦致汗也。此說大謬。亦有熱極而冷者。亢則害。承乃制也。又有痰症而冷汗自出者。

瘟疫

論證

一瘟疫本即傷寒。無非外邪之病。但染時氣而病。無少長。率相

似者。是即瘟疫之謂。瘟疫乃時行傳染不正之氣。為病何得云。

之寒邪所襲而病自表傳裏既云但染時氣而病則非傷寒也此言殊謬春溫之病冬合寒邪鬱伏火氣至春得風寒所觸自內而發外從春令故曰溫病瘟疫病乃感受時行不正之氣而病所以傳染少長相似者不論四時皆有之景岳於瘟疫傷寒溫病熱病尙未清爽用藥惟投溫散發表出汗治法大謬

瘟疫脈候

瘟疫汗不出或出不至下部者死。傷寒症有此說若時疫萬不可發汗

治法六要

余註類經所列傷寒治要有六曰汗補溫清吐下。內經言傷寒治之各通其

藏脈病日衰已矣未滿三日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未見有補之說若言補之乃內傷勞倦發熱有類外感故東垣有內外傷辨立補中益氣加減治之若混亂治法必致誤人

汗有六要五忌

治傷寒之法。六要之外。又有五忌。蓋六法之中。惟汗為主。亦有不宜

汗者正以傷寒之愈。未有不從汗解者。故法雖有六。汗實統之。有傳

裏而下之者。不可執定發汗。若

傳裏而發汗。必致發狂。譫語。

汗散法

凡傷寒瘟疫。表症初感。速宜取汗。不可遲也。傷寒瘟疫不可混同。各有治法。

清利法

冷水稟天一之性。大能清熱解煩。滋陰壯水。雖虛證不可用。然

亦有常用者。且寒其疾口熱。亟。季。子。乞。言。之。更。不。自。行。之。身。言。

冷者此陰虛水虧症也不妨與參地桂附乾姜之屬相間並用
既云水虧當用滋陰何得用姜桂參附以助火邪而愈耗
其水千古以來未聞用桂附熱藥而謂滋陰者惡極惡極

下法

今見時醫有妄下而亦不致死者

豈有妄下而不致死者乎

瘧疾

論截瘧

凡欲截之若血氣俱虛用人參生薑各一兩煎服頓止

松江趙嘉柱瘧

發數次用此法變血痢而死不可孟浪

瘧疾之發由於受暑傷食者多清暑消導為要若驟用溫補截之為害不淺瘧不死人截之而補早必傳入裏而為痢或

不得發越而為鼓脹
此等之論宜屏絕之

論似瘧非瘧

惟陰虛之證則最不易辨蓋陰中之水虛者陰虛也陰中之火

虛者亦陰虛也

火虛即陽虛仲景用八味九益火之源以消陰翳也陰虛乃真陰虧損宜壯水之主以制陽光

陰虛兩字將何着落○火虛但謂真火虛衰治當入味不必好奇而云陰中火衰

○其有倏熱往來或

面赤如脂而腹喜熱飲或上熱下冷或喉口大熱而大便不實

此其證雖若熱而脈必細微或雖洪大而浮空無力者是皆陽

氣無根而孤浮於上此陰中之火虛也治宜益火之本使之歸

源如海藏八味地黃丸或右歸飲之類主之

陽為火陰為水水

仲景戴陽格陽之症而用熱藥此內寒而外假熱陰極似陽仍是寒症故用熱藥若是孤陽因水衰而沸騰上越豈可用桂附而補火乎其將孤陽兩字細思之

述古

一古法云以清脾飲治秋時正瘧隨症加減大效若胃中有伏

痰鬱結者以草果飲一服可愈

景岳議瘧非痰食何以用清脾飲草果飲兩方治之

丹溪曰邪氣深入陰分血分而成久瘧者必當用升發藥自藏

而出之於府然後自表作汗而解

景岳云劉朱之言不息軒岐之道不彰丹溪之言不足憑

矣何又述其言耶

辨古

愚謂瘧疾之作本由風寒水濕之邪感而致病亦有非風非水而衣薄受涼凡體怯者皆能為瘧總之無非外邪為之本豈果因食因痰有能成瘧者耶

瘧之作也必胸膈不寬嘔吐不食豈非食物停滯而為痰乎久瘧不已而成瘧母豈非食積痰血結成乎何前云清脾飲最效又云草果飲一服可愈是非消導痰食之藥乎○瘧疾以痰食之藥而愈者多矣內經雖未言及然夏月受暑又兼飲食停滯至秋感受外邪而起內病故經但言外邪起瘧而不及於內耳經雖不載未可謂絕無痰食者何必矯強立說以非前賢

火證

經義

保命全形論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金得火

而缺水得土而絕五行之中不言土得木而克而言違者因土者頑然塊壘而已木藉土生得土之氣發榮
滋長而達於外以彰土德故不曰尅而曰達

論君火相火之病

經云心爲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屬火故曰君火以明明者非火之明乃大學所謂明德之明因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以包絡護捧其心不使邪氣干入故曰心包絡卽臚中也爲臣使之官代君行令謂之相火非出於腎腎中之火一陽居二陰之間坎中之火卽龍雷之火水中之火也
不可言相火惟東垣言相火屬心包絡因臣使之官故曰相君火一動相火卽起相從君令也景岳議論紛紛尙未考究

論病機火證

諸篇所言在專悉病情故必詳必盡仍要悉病情爲本余以劉河間原

病式之謬。故於類經。惟引經釋經。不敢杜撰一言。冀在解人之惑。非謬也。詳審病機。俱有當於理者。理之所無。方可謂之謬。

論虛火

凡虛火證。即假熱證也。

虛火因腎虛水不能制火而火起。非假熱症。假熱者似是而非。陰極格陽。物極

則反陰症。似陽並非虛火。

陽虛者亦能發熱。此以元陽敗竭。火不歸源也。

陽虛

發熱獨創之論。火不歸源。如盞無油而火沸騰。非陽虛也。

陽戴於上。而見於頭面咽喉之間。

者。此其上雖熱而下則寒。所謂無根之火也。

非無根之火。乃陽寒極似熱也。

浮於外而發於皮膚肌肉之間者。此其外雖熱而內則寒。所謂

各易之火也。格陽症乃陰盛格陽。躁擾不宜欲臥於中。而見於便溺。二陰之間者。此其下雖熱而中則寒。所謂失位之

火也。陽陷於下者。陽氣陷入於陰中。不能收攝。而二便遺失。用東垣之法。以升陽。非下熱中寒失位之火也。失位之火。即

陽無所附而陽亢乘陰。而見於精血髓液之間者。此其金水敗

飛越。甚。

而鉛汞乾。所謂陰虛之火也。此腎水不足。第陰虛之火。惟一曰

金水敗者是也。竟言水衰。不必言金。陽虛之火有三。曰上中下者是也。陽

者火衰也。若以陽虛發熱。則治宜益火。但有勞倦發熱。○陽虛

何必言火。者只有陰症。戴陽格陽。躁擾不宜。似乎陽症耳。

氣本屬陽。陽氣不足。則寒從中生。寒從中生。則陽無所存。而浮

散於外。是即虛火假熱之謂也。而假寒之證。其義亦然。假寒假

熱之症。

必辨證明白顯然畢露內經所謂審察病機為要

一火有虛實故熱有真假而察之之法總以中氣為主而外證

無足憑也

陶節庵云症者証也如對証之証有諸內必形諸外故內經云能合色脈可以萬全豈可言外証無足憑

乎大誤後人

而不知內熱者當遠熱內寒者當遠寒內有可據本皆

真病又何假之有

外證可據在內將何據乎

論五志之火

人於食息之常孰不以五志為生亦孰不以五志為用而未聞

以五志之動皆為火也

內經一水不勝五火五志之火動則火起靜則不起此一定之理

經義

口問篇曰邪之所在皆為不足邪之所在皆為不足謂邪氣之入因不足而侵入也上氣不足

故腦不滿耳苦鳴頭苦傾目為眩雖虛亦有邪之所在也中氣不足下氣不足皆有邪之所在不可竟言虛當察病之機為要

岐伯曰脈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悶瞀此謂五實景岳謂實而誤補猶可解

救之說大誤後人實而用補所謂實實

論虛損病源

凡勞傷虛損五臟各有所主而惟心臟最多此七情所傷

一喜因欲遂而發若乎無傷而經曰喜傷心又曰暴喜傷陽又

曰喜樂者神憚散而不藏又曰肺喜樂無極則傷魄蓋心藏神

肺藏氣二陽藏也故暴喜過甚則傷陽而神氣因以耗散肺藏魄而

主氣司呼吸而出入者非藏氣也

一淫慾邪思又與憂思不同而損惟在腎蓋心耽慾念腎必應

之凡君火動於上則相火應於下夫相火者水中之火也相火包絡

之火即臆中也經云臆中者臣使之官即相也代君行令非水中之火也靜而守位則為陽氣熾而

無制則為龍雷而涸澤燎原無所不至坎中之火居於下即龍雷之火

景岳君火相火論情慾之火邪火也君相之火正氣也何東垣指相火為元氣之賊丹溪亦述而論之乃掩口而笑今仍云心耽慾念君火動於上相火應於下熾而無制則為龍雷而涸澤燎原無所不至故余曰火本一物靜則生物動則害物邪念之動由心而起景岳另立邪念之火與君相之火各

氣以怒傷而木鬱無伸以致侵脾氣陷而為嘔為脹為泄為痛

為食飲不行者此傷其陽者也木鬱無伸此肝氣鬱於脾土之中不得疏泄而尅土脾氣不運

而為脹為嘔為泄為痛為飲食不行豈有傷其陽者乎

一色慾過度者多成勞損蓋人自有生以後惟賴後天精氣以

為立命之本景岳每每講先天虛浮之談此處亦重後天為立命之本則知不必順數逆數之浮談也

一勞倦不顧者多成勞損夫勞之於人孰能免之如貧賤之勞

作息有度習以為常何病之有惟安閑柔脆之輩而苦竭心力

斯為害矣貧賤之勞豈無病哉飢飽不時奔走負重衝風冒雪但非勞心勞形則有之此皆致病之由也

一少年縱酒者多成勞損蓋酒成於釀其性則熱汁化於水其

質則寒

酒性大熱故為腐腸之藥若云汁化於水其質則寒於理不通熱之性在水中故酒浸食物必爛豈有熱去而

水寒者乎如桂附之熱必經水煎豈亦寒乎

陰中之陰虛者其病為發熱躁煩面赤舌燥咽痛口瘡吐血衄

血便血尿血大便燥結小水痛澀等症陰中之陽虛者其病為

怯寒憔悴氣短神疲頭暈嘔惡腹痛殮泄二便不禁等症

陰中之陰

陰中之陽景岳以為特出之語殊不知腎中真陰虛則火亢而為吐血衄血諸症腎中之真陽虛為怯寒二便滑泄不禁倦怠少食諸症起矣不必言蓋腎為精血之海而人之生氣即同天

地之陽氣無非自下而上所以腎為五臟之本五臟之本獨重

經以胃
氣爲本

一虛損兩顴紅赤或唇紅者陰虛於下逼陽於上也仲景曰其

面戴陽者下虛故也

若謂逼陽於上而爲上熱可有逼陰於下而爲下寒者乎○仲景戴陽症乃寒極似

陽非水衰火亢也認錯病情

論治

有水盛火虧而見臟腑寒脾腎敗者即陽虛之證也

豈有真水盛而病者

乎○氣屬陽氣虛當以參朮補之非火虧也不可用桂附

一陽虛者多寒非謂外來之寒但陽氣不足則寒生於中也若

待既寒則陽已敗矣而不知病見虛弱別無熱證者便是陽虛

之候若無熱症便為陽虛而用熱藥必致火亢而為吐血欲補陽氣惟辛甘溫燥之劑為

宜辛能耗散元氣燥能消鑠精血皆非虛損之藥故東垣有耗散元氣之論薑桂燥熱所當禁用○欲補陽氣惟參芪為主

非溫燥所宜景岳認氣虛即是陽虛妄投桂附不知火衰宜桂附氣虛宜參芪熱藥有耗元氣故東垣禁之請讀脾胃論即可

知矣

兼受風寒而嗽者宜金水六君煎此杜撰之方大忌○貝母丸治嗽最

佳貝母力微

若大吐大衄而六脈細脫手足厥冷危在頃刻而血猶不止者

速宜用鎮陰煎其血自止血脫益氣大劑獨參湯補血湯為要

大脫血之證鎮陰煎回陽飲俱非對病之藥有形之血不能

古人血脈益氣之良法陽生陰長之妙用也景岳不知此理將熱藥血藥亂投大謬

附按

立齋治韓州同色慾過度當峻補其陰遂以加減八味丸一筋

用桂一兩以水頓煎六碗冷服熟睡至晚又溫飲一碗而證退

補陰而用八味丸

益火則陰愈耗

翼日畏寒足冷諸證仍至是無火也當補其

陽一人而候陰虛候無火兩相悖謬

又治一童子年十四發熱吐血余謂宜補中益氣以滋化源內有

升麻非陰虛

吐血所宜

勞倦內傷

經義

竟以東垣內外傷辨

脾胃論講究可也

論證

外感內傷俱有惡寒發熱等症。外感寒熱者。即傷寒也。內傷寒

熱者。即勞倦也。傷寒以外邪有餘。多宜攻散。勞倦以內傷不足。

多宜溫補。

景岳治傷寒俱講溫散補托必致殺人。即溫補二字。尚要講究。若講溫熱之藥。則失之多矣。

有因積勞飢飽致傷脾腎。則最易感邪而病。為發熱頭痛脈緊。

惡寒類傷寒等症。此內傷外感兼而有之。是即所謂勞力感寒。

症也。若以此為真傷寒。則既由勞傷。已因不足。若以此為非傷

寒則甚至發斑發狂結胸譫語無不有之此等之語不可混入內傷勞倦

惟發斑有

內傷者

論治

若脾胃中氣受傷者理中湯養中煎

新方不必用於東垣補中益氣內加減細心講究自

然切中病情若用

新方必致有誤

余複製補陰益氣煎凡陽虛於下水虧不能作汗而邪有不解

者此方尤勝

陽氣鼓動方能作汗如講水虧不能作汗而用養陰凝滯之藥斷無此理乃好奇之語

辨脈

夫人迎本陽明胃脈在結喉兩旁

此乃胃之經絡動

氣口本太陰肺脈

兩手所同稱也。百脈朝會於肺故五臟六腑皆診於此又如所云左大者為風邪

右大者為飲食則尤其不然。左為肝膽之應風木所司故外感診之右為脾胃之應飲食失節故

診於右理之必然若議東垣為非則脈既大謬而治病皆誤東垣之書可廢矣景岳好奇而毀前賢大罪大罪夫人生

稟賦之常凡右脈大者十居八九左脈大者十居一二。凡右脈大者十

居八九左脈大者十居一二此言大謬人生稟賦之脈不同或天稟素弱脈亦細小天稟剛強脈亦堅勁有力或肝火有餘左

脈弦大或脾胃健旺右脈滑大此稟賦不同脈亦隨之有強有弱豈可大概而論外感者兩手俱緊數

但當以有力無力分陰陽。如此論脈誤人不淺自叔和至今凡陰受其殃

者不知幾多人矣此不得不辨以為東垣之一助也。東垣醫中之王道歷

症用藥伊匪朝夕人民豈陰受其殃乎景岳之辨京東巨天

東垣辨氣少氣盛東垣辨氣少氣盛 悉不必竟辨氣少氣盛

關格

論證

曰吐逆者特隔食一證耳。曰不得小便者特癃閉一證耳。二證

自有本條。與關格何涉。

隔食癃閉其來也。漸關格之證其來也。暴故曰不得盡期而死。其證陰陽離絕。

不治而死。景岳多添出病證。治法亦好奇翻新之言也。

論治

關格之脉必弦大至極。夫弦者為中虛。浮大為陰虛。此腎水大虧。有陽無陰之脉也。治此者宜以峻補真陰為主。仲景關格之脉在尺則為

關關則不得小便在寸則為格格則吐逆有是脉有是證甚為
簡約明白何得又生出腎水大虧有陽無陰之脉治當峻補真
陰反多
支離矣。

飲食門

經義

藏氣法時論曰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

黃連性燥而厚腸胃獨
景岳以為滑泄而瀉痢

者不用

○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

黃柏苦能堅腎獨
景岳畏之如鳩毒

宣明五氣篇曰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

藥之熱者其味多辛桂
附薑椒俱耗氣東垣脾

胃論中皆禁之景岳獨喜熱回
陽為根本是未察內經之言也

一凡失饑傷飽損及脾胃令人胸膈痞悶不能消化或噯氣吞酸神體困倦此皆脾氣受傷中虛而然宜木香人參枳朮丸或大健脾丸去黃連主之

有濕熱者不可去

○若虛在下焦而陰中無陽

不能生土者惟理陰煎加減主之

又將陰中無陽火不生土而用歸地桂附為脾胃藥

一以脾胃受傷病邪雖去而中氣未復故或有數日不能食或

胸喉中若有所哽如梅核氣者此中本無停積但以陽氣未舒

陰翳作滯胃氣太虛不能運化而然輕則溫胃飲甚則必加參

附但使陽氣得行則胃口自開也

陽氣未舒者因陽氣鬱滯不能伸越故喉中若有所梗如

梅核氣狀宜以開鬱行氣疏肝為主逍遙散加山梔香附必能奏效若認陰翳作滯而用溫胃參附之藥必致熱甚咽喉乾燥

而病
增劇

一以酒質傷臟。致生泄瀉不已。若因濕生寒。以瀉傷陰。致損命

門陽氣者。非胃關煎及五德丸之類不可。濕生寒而用熱藥。又是新奇之語。古人以

酒為腐腸之藥。因其性熱也。造酒因熱釀成。故魚肉一經酒糟。則熟腐矣。豈有質寒之理。

論脾胃三方

一補中益氣湯。以升柴助升氣。以參芪歸朮助陽氣。東垣立方

之意。誠盡善矣。第肺象天。脾象地。地天既交。所以成泰。然不知

泰之前有臨。臨之前有復。此實三陽之元始。故余再製補陰益

氣煎。正所以助臨復之氣也。去茂朮而加熟地。山藥。凝滯胃中。

○又補中益氣湯若全無表邪寒熱而但有中氣虧甚者則升

柴之類大非所宜妙在升柴以升清陽之氣東垣深明藥性之理籍此以升參芪之氣得君臣佐使之法合

丙經之旨景岳但知一味用補不知佐使之理大誤後人惟有邪者固可因升而散使或無

邪能不因散而愈耗其中氣乎有參芪何得耗氣且升柴並非耗氣之藥當此之時

即純用培補猶恐不及而再兼疏泄安望成功即地黃丸用澤瀉之意故

於諸證之中凡其不宜用此者則有不可不察如表不固而汗

不斂者不可用升柴參芪之性達表而固表補中益氣湯治自汗者用之見效何景岳不知用藥之理而議東

垣可罪東垣但講升陽益氣外無表邪而陰虛發熱者不可用不日治陰虛發熱何

可罪必牽引

多端

脾胃

論脾胃

是以水穀之海本賴先天為主而精血之海又必賴後天為

之資景岳開口必言先天為立命之本動輒以補陽為主今此處脫不出後天穀氣以化生精血以養先天故東垣立脾

胃論以救世丹溪陰不足論以人之出自母胎惟藉乳哺水穀

之精氣滋養至十六歲而陰氣始成而與陽氣為配可見陰氣

之難成故以養陰為本獨景岳反言之而以陽常不足以闢丹溪所謂自成一家也自成一家斯有偏見之害矣故經

曰平人之常氣稟於胃胃者平人之常氣也人無胃氣曰逆逆

者死又曰人以水穀為本人絕水穀則死脉無胃氣亦死正以

人之胃氣即土氣也萬物無土皆不可故土居五行之中而王

於四季卽此義也

景岳每每以陽氣爲本此處言胃氣爲本乃是治病關頭若講陽氣竟以熱藥回陽可能

久存乎故水穀尤要於扶陽也

脾胃屬土惟火能生故其本性則常惡寒喜煖

使非真有邪火則寒涼之物最宜慎用

土旺四季之末寒熱溫涼隨時而用故脾胃有

心之脾胃肺之脾胃肝之脾胃腎之脾胃認清門路寒熱溫涼以治之未可但言惟火能生土而用熱藥

論東垣脾胃論

內傷不足之病苟誤認作外感有餘之病而反瀉之則虛其虛

也實實虛虛如此死者醫殺之耳然則奈何惟當以辛甘溫之

劑補其中而升其陽甘寒以瀉其火則愈矣

仍講甘寒瀉火經不言熱藥瀉火

曰勞者溫之

溫者養也

又曰溫能除大熱

參芪之屬

大忌苦寒之藥

香燥熱藥

有耗元氣東垣亦禁之 茲察其所謂蒼天貴清淨陽氣惡煩勞者此指勞

倦之為病也煩勞則火起故用瀉火之藥勞字之義有兩火在上豈非勞則火起乎如曰飲食失

節寒温不適脾胃乃傷此固喜怒憂恐損耗元氣資助心火心

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者下焦包絡之火元氣之賊也火與元

氣不兩立火勝則乘其土位此所以為病若此數語則大見子

盾矣五志之火妄動則耗元氣火起於妄心君妄想則心火動相火亦隨之而起故東垣補中益氣湯中加黃柏以瀉陰

火乃權衡之道非純用苦寒必於參芪中加之則胃氣不傷而熱勢可清也即桂附熱藥亦借此以引導耳夫元氣

既損多見生陽日縮神氣日消何以反助心火勞則氣耗邪火獨亢故經曰陽

氣者煩勞則張精絕卑身壽二尋火則三丁胃火尋火則三

位火亦能焦土不可竟言生土且熱傷元氣而因勞動火者固

常有之此自不得不從清補東垣補中加清若因勞犯寒而寒

傷脾胃者尤酷尤甚此可概言為火乎寒性緩非比火第熱證

顯而寒證隱故熱證易見而寒證不之覺也寒熱之證察色問

寒證不之覺氣與火大不同氣無形而陰為

陽賊寒其仇也生機被伐無不速亡若真陰非陽賊也寒邪能

亡故經云少火生氣未聞少寒生氣也又云避風如避箭未聞

避熱如避箭也熱地如爐傷人最速夏月農夫赤日暴烈求其

之何避而不可得更甚于箭也請景岳於赤日中曬

如耳由此觀之何不曰寒與元氣不兩立而反云火與元氣不

兩立乎

內經云壯火散氣少火生氣景岳云寒與元氣不兩立而毀東垣內經之義尚未明白何必矯強立論不過要

用熱

藥耳茲舉火字特以為言致令後生盡忘東垣前四條之格言

而單執不兩立之說用為治火之成按是東垣戒之而反以誨

之此其白璧之瑕余實不能不為東垣惜也

東垣謂火為元氣之賊者因熱氣薰

灼令人倦怠乏力無氣以動故加知柏於益氣湯中以制火而益元氣東垣用藥升中有降散中有斂真節制之兵也何得議

為白璧之瑕將顯而易知者言之試觀夏月炎熱人必倦怠乏力懶惰欲睡口渴喜冷豈非熱傷元氣乎冬月外雖嚴寒殊不

知陽火潛藏於內人亦剛強而不倦冰堅地燥元氣不衰而強於作用豈可謂之寒與元氣不兩立乎矯強立論乃東垣之罪

人實後世害

民之賊也 用是思及仲景見其立方之則大而簡東垣之方

景用藥不同其理則一不必判其孰是孰非

論治脾胃

太陰常多血少氣陽明常多血多氣使此中血瘀則承氣抵當之類總屬脾胃之藥使此中血虛則四物五物理陰五福之類

又孰非脾胃之藥乎

血藥凝滯中官脾胃焉得受納運化豈脾胃之藥乎若脾得健運飲食大進化生精

血經云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于脈可見健脾食進血自化生不必用血藥也景岳往往以歸地為脾胃藥亦偏執之言

述古

又曰漢張仲景著傷寒論專以外傷為法其中顧盼脾胃元氣

之秘世醫鮮有知之者

凡醫先以胃氣為主非獨張仲景也用攻劑亦要看胃氣旺方可用惟見

王綸雜著戒用人參之謬說樂用苦寒攻病之標致誤蒼生死

於非命抑何限耶

苦寒原是攻病非攻元氣也若邪熱未除而用參芪是猶閉門逐盜必致蔓延為害

斯世斯時人物劇繁稟氣益薄兼之勞役名利之場甚至蹈水

火而不知恤耽酒色以竭其真不謂內傷元氣吾弗信也

凡人

無有不因元氣之虛而邪氣得以乘虛侵入既入之後即宜去邪然後補正若驟用補劑必致害人

眩運

經義

口問篇曰上氣不足腦不滿耳苦鳴頭苦傾目為之眩

凡看書要將上

下文細究其理自明內經上文有邪之所生皆為不己之

之所湊皆因不足而動之不慎才神是暑清耳亦耳之
侵入而為耳鳴目眩等證今竟將不足引經義脫卻上文兩句
大失內
經之義

決氣篇曰精脫者耳聾氣脫者目不明
此兩句不當列在眩
運門當在脫證內

論證

眩運一證虛者居其八九而兼火兼痰者不過十中一二耳
仍有

痰有火不可責丹溪為非丹溪亦言兼氣虛者當補氣
未嘗不用補也不知景岳刻刻要與丹溪為仇曷故
即如內

經之言亦無非言虛
亦有六氣所侵而眩暈巨陽厥陰火氣升
騰而發眊仆豈皆虛耶眩運病情不一內

經六氣司天豈皆
虛之一字言之乎

所列諸證皆因病而運非眩運之本病竟將
本病治則眩運自除何必牽扯多端以惑人

一河間之論眩暈獨取至真要大論一句曰諸風掉眩皆屬肝

木風主動故也。河間丹溪但此釋風木之義固然似矣。既云固然非杜撰。

也。必若口問篇衛氣篇決氣篇經脉篇海論等義方為最切最

近之論何河間一無引證。引諸風掉眩皆屬肝木。而獨言風火二字以該

眩暈一證豈無失乎。汝之言無非言虛豈可以一虛字該之乎。○若據此論則凡屬

眩暈無非痰證也。丹溪言挾虛挾火未嘗竟言痰也。何軒岐之言絕不及痰而

但曰上氣不足頭為之苦傾目為之眩。脫卻邪之所在句單取下文立說。曰督

脉虛則頭重。非眩運。凡此者豈皆痰症乎。丹溪亦言挾氣虛而兼用補氣降火之藥治之。

余則曰無虛不能作眩。當以行宣為三。皆竟講虛。

一虛字而用補劑可謂執死法也誤人不淺

凡病無有不因虛而致因虛而痰火得以干之即邪之所在皆為不足也

一頭痛之病上實證也頭眩之病上虛證也因虛而邪襲之故內經分

別甚明曰頭痛巔疾上實下虛又曰上實下虛為厥巔疾據此言仍

講上實實者邪氣之實也不言上虛至若眩運之病則曰上氣不足又曰上虛則

眩未聞言上之實也上實下虛豈內經之言非歟而後世諸家如嚴用和楊

仁齋輩有曰結而為飲隨氣上逆者仍有痰飲之論有曰疲勞過度下

虛上實者邪氣之實即如朱丹溪亦曰痰在上火在下凡此皆言上

實也痰在上豈非上實何與內經相反若此夫眩運之證或為頭重為

眼黑或為腦髓旋轉不可以動求其言實之由不過為頭重者

為上實而不知頭本不重於往日而惟不勝其重者乃甚於往

日耳上力不勝陽之虛也豈上實乎有因濕而重者非陽也陽虛則畏寒矣豈有重之理

乎又何氣不歸元及諸氣逆奔之有氣不歸元補腎納氣降火凡逆上之氣補而必兼降

火內經所謂諸逆衝上皆屬於火

一頭眩有大小之異但忽運而忽止者人皆謂之頭運眼花卒

倒而不醒者人必謂之中風中痰火升則運火降則止皆水衰之故如卒倒而不醒者又兼

痰隨火升上干心竅也不知忽止者以氣血未敗故旋見而旋止即小中

風也小中風之卒倒而甚者人畏之

頭眩也

此乃痰火之類中

且必見於中年之外較之少壯益又可知於

此察之則其是風非風是痰非痰而虛實從可悟矣

竟云虛而不分受病

之源故云

非風非痰

何今人不識病機但見眩仆不語無不謂之風痰

病機

兩字可見活而不執非只講虛之一字可知矣

論治

一頭眩雖屬上虛然不能無涉於下蓋上虛者陽中之陽虛也

下虛者陰中之陽虛也

造出陽中之陽陰中之陽專以一補為長技

○所以凡治上

虛者猶當以兼補氣血為最

不論病情以補為死法

一眩運證凡有如首條所載病源者當各因其證治之其或有

火者宜兼清火。有痰者宜兼清痰。仍講清火清痰則知丹溪之法不可廢矣亦在乎

因機應變。然無不當以治虛為先。既云因機應變不可以治虛為先如痰火盛又當以痰火

為先。

一古法之治眩暈亦有當察者。丹溪曰濕痰者多宜二陳。火者

加酒芩。挾氣虛者相火也。治痰為先。挾氣藥降火。如東垣半夏

白朮天麻湯之類。景岳言丹溪之論痰火眩暈為非。今仍以丹溪東垣治痰之藥治眩暈何耶。若丹溪治虛

症眩暈亦用人參大劑補之而愈。未可竟言痰火而責之。○眩暈不可當者。以大黃酒炒為

末茶湯下。前云無虛不作眩。又治法用大黃何也。

述古中有痰涎壅遏者有因風火而動者非講盡屬虛也

吐法新按

先君壽峰公少時好酒四旬外遂戒不飲至七旬偶飲一杯次早眩暈不能起先君素善吐法因吐去清痰而眩暈頓愈原其所由不過以惡酒之臟而忽被酒氣則真陰清氣為之淆亂而然吐去痰飲酒氣可除吐能升氣清陽可復此非治痰而實以

治亂耳

真陰清氣何得即成有形之痰飲因平素有蓄故動而出耳否則吐去痰飲一句將何著落

好酒者平素有濕痰在胃雖不飲酒其根尚在得酒觸動借酒之性胃中痰飲隨火上升而眩暈吐去其痰而眩暈頓愈非真陰清氣淆亂也不察至理想出奇論以炫人景岳深闢丹溪無痰不作眩其父之痰從何吐出創言立說貽害非淺

怔忡驚恐

論怔忡

怔忡之病。心胸築築振動。惶惶惕惕。無時得寧者是也。然古無

是名。在內經則曰胃之大絡。名曰虛里。出於左乳下。其動應衣。

宗氣泄也。在越人仲景則有動氣在上下左右之辨。云諸動氣

皆不可汗下也。凡此皆怔忡之類。此動氣也。宗氣也。非怔忡之證。怔忡乃心胸之間上衝而

築築惕惕然動。怔忡不能自安也。將動氣為怔忡。大非也。此證惟陰虛勞損之人乃有之。

蓋陰虛於下。則宗氣無根而氣不歸源。所以在上則浮撼於胸

臆。在下則振動於膺旁。怔忡之病不一。非但陰虛於下。既云陰

不寧也。虛微者動亦微。虛甚者動亦甚。有血虛與痰有陰火上衝

或頭暈眼花不。可竟作虛論。若誤認為痰火而妄施清利則速其危矣。認是痰火

只作痰。火治。

考之準繩中為痰為火為鬱為思慮勞心致怔忡者不一。不

宜竟言虛而用補須將準繩中逐一分別明白可也。○雙林

韓佐相患怔忡病三載不愈時醫俱用景岳之言而用參芪

地黃羣補之藥日甚一日就醫於余余用豁痰降火之藥一

劑是夜即大減後以溫胆湯加山梔黃連石膏胆星棗

仁丸服不一月而全愈照此書而執用補劑必致誤人。

論驚恐

若因驚而病者如驚則氣亂而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慮無所定

之類此必於聞見奪氣而得之是宜安養心神滋培肝胆當以

書全書發直

卷二 怔忡

三

專扶元氣為主

必兼清火而治自然奏效內經所謂驚則氣亂者火氣亂之也苦竟講元氣則肝胆之火不靜

而驚不能定

總之主氣強者不易驚而易驚者必肝胆之不足也

不足

而有火火性動故也

故雖有客邪亦當知先本後標之義

若先治本其邪何從而解散

○蓋驚出於暫而暫者即可復恐積於漸而漸者不可解甚至

心怯而神傷精卻則陰痿日消月縮不亡不已

丹溪治周本心大恐心不自安

如人將捕之狀夜臥不安兩耳後如見火光炎上飲食雖進而無味以參朮當歸為君陳皮為佐加鹽炒黃柏炙元參少許服之月餘而愈經云恐傷腎用黃柏元參引參朮歸入補腎藥也景岳每毀丹溪觀其治恐用補而加黃柏元參得君臣佐使之法非景岳之新方比也

論台
上不寧者未有不由乎下心氣虛者未有不因乎精此心脾

腎之氣名雖異而治有不可離者亦以精氣互根之宜然而君

相相資之全力也驚恐之病未可竟言心腎君相相資之全力乃因火之妄動者多然或宜先

氣而後精或宜先精而後氣此二句混講兼熱者宜清兼寒者宜煖

又當因其病情而酌用之故用方者宜圓不宜鑿也即此說未可但言補

一心脾血氣本虛而為怔忡為驚恐或偶以大驚猝恐而致神

志昏亂者此皆火之擾亂也俱宜七福飲甚者大補元煎新方治法未能切中病情

○命門水虧真陰不足而怔忡者左歸飲心之不寧乃火衝動○命門火

虧真陽不足而怔忡者右歸飲怔忡之病而講真陽不足大悞後人○若水虧火

盛煩躁熱渴而怔忡驚悸不寐者二陰煎或加減一陰煎

莫若知柏

地黃湯或丸為正法新方乃無學問之方

○若思鬱過度耗傷心血者逍遙飲或益

營湯

開鬱清火豁痰安神

○若寒痰停蓄心下者姜朮湯

宜二陳若用姜朮脫卻痰字矣

心神虛怯微兼痰火而驚悸者八物定志丸

溫胆湯加清火藥為妙

○若

大恐大思以致損傷心脾腎氣而神消精卻者必用七福飲理

陰煎或大補元煎之類

大恐大驚而用溫熱之藥俱非正治之法也

不寐

經義

逆上不得臥此皆因病所致非專講不得臥之病

論證

凡如傷寒傷風瘧疾之不寐者此皆外邪深入之擾也

此但不
得臥非

外邪之致病傷寒但有陽明病不得眠

舍此之外則凡思慮勞倦驚恐憂疑而常

多不寐者總屬真陰精血之不足陰陽不交而神有不安其室

耳不得臥者胃不和也何云總屬真陰精血不足大悞後人

一飲濃茶則不寐

飲濃茶令人不寐此說無本

心有事亦不寐者以心氣之

被伐也蓋心藏神為陽氣之宅也衛主氣司陽氣之化也凡衛

氣入陰則靜靜則寐正以陽有所歸故神安而寐也

不寐與心
神不寧病

屬二端不可混而為一。只有心火妄動而神不安，未聞陽有所歸而神安也。而濃茶以陰寒之性大

制元陽。濃茶謂之陰寒，則黃連黃柏石膏等寒藥俱不用矣。故欲求寐者當養陰中之陽

此說大為不經

一凡治病者服藥即得寐，此得效之徵也。其有誤治妄投者必

致煩惱懊懺更增不快。不得安寐而用熱藥謂之誤治妄投。

論治

一無邪而不寐者必營氣之不足也。開口便說營氣不足，營主血。足大失內經之旨。

血虛則無以養心，心虛則神不守舍。內經不講心惟講和胃而通陰陽，故用半夏湯脫卻

內經題旨將七情六慾

或無因而多妄思以致終夜不寐及忽寐忽醒而為神魂不安

等證心藏神肝藏魂二臟之火妄動則神魂不寧而不寐非營氣不足也○若思慮勞倦傷心脾

以致氣虛精陷為怔忡驚悸不寐者宜壽脾煎治法未合病情○若七

情內傷血氣耗損或恐畏傷腎或驚思傷胆神以精虧而無依

無寐者宜五福七福飲或三陰五君子煎凝滯血藥胃中壅滯反致不寐內經所謂

決瀆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和得此說將何解釋景岳之誤後人為害不淺○凡人以勞倦思慮太過

者必致血耗液亡神魂無主而不寐者即有微痰微火皆不必

顧將痰火治之為要只宜培養氣血大誤後人

一有邪而不寐者去其邪而神自安也故凡治風寒之邪必宜

散如諸柴胡飲及麻黃桂枝紫蘇乾葛之類是也

仲景只有陽明病不得眠

未聞有少陽太陽而不得

痰飲之邪宜化痰

不寐之症屬痰火者多

眠者此仲景之罪人也

徐東臯曰痰火擾亂心神不寧思慮過傷火熾痰鬱而致不眠

者多矣有因腎水不足真陰不升而心陽獨亢者亦不得眠有

火鬱不得疏散每至五更隨氣上升而發躁便不成寐此宜用

解鬱清痰降火之法也

解鬱清痰降火治不寐為要法

徐東臯所說

乃是正論

三消乾渴

一消有陰陽不可不察如多渴曰消渴善飢曰消穀小便淋濁如膏曰腎消凡此者多由於火火盛則陰虛是皆陽消症也至陰消之義則未有知者蓋消者消爍也亦消耗也陰陽血氣之屬日見消敗者皆謂之消不可盡以火證爲言如氣厥論曰心移寒於肺爲肺消飲一溲二死不治此仲景治漢武帝之消用八味地黃丸也○飲一溲二此無火以消之故飲少溲多若有火消耗溲必黃赤而短少以此辨之寒熱自明

論治

一下消證小便淋濁如膏如油或加煩躁耳焦此腎水虧竭之證古法用六味丸之類主之固宜然以余觀之亦當辨其寒熱

滑澀分而治之。若如膏如油此火之煎熬斷無寒之理○若下焦淋濁而全無火

者乃氣不攝精而然以左歸飲大補元煎之類主之。莫若生脉散○

若火衰不能化氣氣虛不能化液者當以右歸飲右歸丸八味

丸之類主之。火衰不能化氣之言內經無此議論獨創新哥大誤後人○若下焦無火而兼

滑者當以固腎補陰為主。只有下焦有火煽動而滑又氣虛不能攝精而滑當補脾肺之氣氣能統

攝故也

又有陽不化氣則水精不布水不得火則有降無升所以直入

膀胱而飲一溲二。內經只有精化氣之說未見有陽化氣之語杜撰無本大誤後學陽虛之消

謂宜補火。人必不言不印金底用斡氣斡斂頁。讓下專可。三

歸巔此無他皆陽氣之使然也余因消證多虛難堪剝削故再
筆於此以告明者不必筆於此仲景治漢武
帝用八味丸者即此說也

欬嗽

論證

余觀欬嗽之要止惟二證一外感一內傷夫外感之欬必由皮
毛而入蓋皮毛為肺之合而凡外邪襲之則必先入於肺久而
不愈則必自肺而傳於五臟也內經云五臟皆令人欬非獨肺
也何得云自肺而傳於五臟與
內經大內傷之嗽必起於陰分蓋肺屬燥金為水之母陰損於
相悖謬下則陽孤於上水涸金枯肺苦於燥燥則癢癢則欬不能已也

內傷之嗽。不獨陰分受傷。七情飲食勞倦而起者多。又總之。嗽有因外感而起。久而成勞。嗽者不可不知。當因病用藥。證雖多。無非肺病。

經云。五臟六腑皆令人欬。景岳內經尚未讀過。何敢立言以誤人。

蓋外感之

欬。陽邪也。陽邪自外而入。故治宜辛溫。邪得溫而自散也。

寒邪可用

辛溫散之

內傷之欬。陰病也。陰氣受傷於內。故治宜甘平養陰。陰氣

復而嗽自愈也。

咳嗽竟講養陰一法失之太簡

然外感之邪多有餘。若實中有

虛。宜兼補以散之。內傷之病多不足。若虛中挾實。亦當兼清以

潤之。大都欬嗽之因。無出於此。於此求之。自得其本。得其本則

治無不應。

得其本非專於一求其受病之因非一端也

又何有巢氏之十欬證。陳氏

之三因證。走致亂人心目而不尋其本也。欬嗽非一端而起。當

徒亂人心目景岳治嗽不能細心考究反言亂人心目貽害不淺

風寒暑濕燥火皆是外邪審其所感何氣而治之未可以溫散為一法內傷欬嗽亦非一端未可以養陰為一法景岳失

之太

簡

內傷之嗽先因傷臟故必由臟以及肺此臟為本而肺為標也

肺亦臟也治肺即治臟豈肺非五臟中之一臟乎景岳立言尙欠斟酌

經云治病必求其本何今

人之不察也

自己不能細心究治反言今人之不察可笑○治病必求其本言求其受病之根本也此本字尙要

講究

賓按勞風之證即勞力傷風證也

勞非一端不可竟言勞力而兼外邪欬嗽久即成肺勞

一外感有嗽內傷亦有嗽但其素無積勞虛損等症而陡病嗽

者即外感證也

有風邪入肺而嗽亦有饑飽勞役風寒侵襲而嗽未可言素無積勞虛損者

○若內

傷之嗽其來有漸或因酒色或因勞傷必先有微嗽而日漸以

甚不足之嗽往往因風所侵而起者多內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

外感嗽證治

若肺腕燥澀痰氣不利或年老血衰欬嗽費力者宜六安煎加

當歸二三錢

外感欬嗽痰氣不利而加當歸其邪焉得解散宜蘇子杏仁枳殼以順氣而潤燥

一外感之嗽凡屬陰虛少血或脾肺虛寒者最易感邪但察其

脉體稍弱胸膈無滯

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因虛而邪得乘之必宜去邪而後補正若但講補如閉門

逐盜盜

宜金水六君煎或主之足再神劑若外感欬嗽而用

為惡劑。○二陳湯乃和胃豁痰之劑。○若但以脾胃土虛不能加當歸熟地凝滯之品兩相悖謬。

生金而邪不能解。宜六君子湯以補脾肺。脾胃雖虛不宜竟用六君子。宜加蘇子杏

仁桑皮之類。若用參。或脾虛不能制水。泛而為痰。宜理中湯。或

米其邪何從而散。

理陰煎八味丸之類。景岳治病尚未分清臟腑。水泛為痰與脾虛生痰兩途治法。豈可以理中八味同治

如脾用理中。腎用八味。方是合式。○水泛為痰。腎虛不能納藏

於下。津液泛而為痰。其色清稀白亮。當以補腎為主。若講脾虛

謂之濕痰。當以加

味六君子治之。

一外感之證。春多升浮之氣。治宜兼降。如澤瀉前胡海石瓜蒌

之屬是也。外邪用澤瀉。反引入裏。夏多炎熱之氣。治宜兼涼。如芩連知柏

之屬是也。夏月雖炎熱。外感欬嗽不宜用知柏。此降腎家相火之藥。焉可施之外感欬嗽。如陰虛火炎者可耳。藥性

不明立
方大謬
秋多陰濕之氣治宜兼燥如姜朮細辛之屬是也
喻嘉言獨

論秋傷於燥言傷濕之非景岳亦從而和之此
處又言秋多陰濕之氣則知仍有傷于濕者矣

一欬嗽凡遇秋冬即發者寒包熱也但解其寒其熱自散宜六

安煎
非解散之方
二陳湯金水六君煎
寒包熱之嗽宜二陳加蘇子杏仁薄荷黃芩生姜之類如

新方之歸地可治寒包熱乎用之反增欬嗽
如內熱甚者不妨佐以黃芩知母之類

非寒包熱之藥滋陰則可耳

內傷欬證治

一凡內傷之嗽本於陰分即五臟之精氣是也而又惟腎為元

精之本肺為元氣之主故感氣受傷病必自上而下由市由舉

以極於腎藏精受傷病必自下而上由腎由脾以極于肺肺腎

俱病則他臟不免矣。前云肺為標此處又言肺為本何前後之不同耶故欲治上者不

在上而在下欲治下者不在下而在上知氣中有精精中有氣

斯可言虛勞之嗽矣。內經所謂上病療下下病求諸上非氣中有精精中有氣

凡治勞損欬嗽必當以壯水滋陰為主庶肺氣得充嗽可漸愈

宜一陰煎左歸飲瓊玉膏六味地黃丸之類。不必左歸一陰也六味丸瓊玉膏固

本膏可矣○其有元陽下虧生氣不布致脾困於中肺困於上而為

喘促痞滿痰涎嘔惡泄瀉畏寒凡見脉細弱證虛寒而咳嗽不

已者不必治嗽但補其陽而嗽自止。此等之證皆脾虛也當用六君子加減不宜用新方

疑滯之藥。用之恐惡心痞滿更甚矣。

一欬嗽聲啞者。肺本屬金。蓋金實則不鳴。金破亦不鳴。金實者

以肺中有邪。非寒卽火。金破者真陰受損。非氣虛卽精虛也。寒

邪者宜辛宜溫。火邪者宜甘宜清。氣虛者宜補陽。精虛者宜補

陰。欬嗽聲啞。此火爍金也。金破而聲不鳴。宜清金保肺。滋陰降火爲主。未見有陽虛而聲啞。補陽而聲出者。此亦杜撰語耳。

一外邪證多有誤認爲勞傷而遂成真勞者。必其人氣體柔弱。

醫家望之。已有成心。見發熱認爲火。見欬嗽認爲勞。不明表裏。

率用滋陰降火等劑。

卽如汝之外邪欬嗽而用歸地豈不凝滯耶。

俗云傷風不愈變

成勞。夫傷風豈止變勞。時以膏醫。是也。傷風欬嗽而以歸地

也。庸醫故於此證當察在表在裏及新邪久病等因脉色形氣等

辨辨得其真則但以六安煎金水六君煎或柴陳煎之類不數

劑而可愈矣。

此等之方皆非切中病情之藥尙宜細細斟酌

一乾咳嗽證在丹溪云火鬱之甚乃痰鬱火邪在肺中用苦梗

以開之下用補陰降火不已則成勞須用倒倉法此證多是不

得志者有之愚謂既云不得志則其憂思內傷豈痰火病也又

豈苦梗倒倉所宜攻也。

憂思則氣鬱結而爲火肺中鬱火升騰而爲乾欬故用苦梗開其鬱火使之外

達然後滋陰降火此先後之法也若竟以津液乾涸而用滋陰凝滯其火焉得宜散蓋乾欬嗽者以肺中

津液不足枯涸而然。

內有鬱結之火

此係內傷虧損肺腎不交氣不生

精。精不化氣。

此二句老生常談

所以乾澀如此。

鬱火煎熬所以乾澀

但其有火無

火亦當辨治。

動輒言有火無火未有無火而為乾欬嗽者

若臟氣微寒者非辛不潤。

故必先補陽自可生陰。

補陽氣可以生陰非熱藥可以生陰不明大理焉可立方治病

若兼內

熱有火者須保真陰故必先壯水自能制火。

必宜清火則肺不受燥

若以

此證而但知消痰開鬱將見氣愈耗水愈虧矣。

氣降則痰降開鬱則火散而不

燥肺內經所謂諸氣臏鬱皆屬於肺鬱火乾欬先宜開鬱清火若照景岳治法殺人多矣

辨古

河間曰欬謂無痰而有聲肺氣傷而不清也嗽是無聲而有痰。

脾濕動而為痰也欬嗽謂有痰而有聲蓋因傷於肺氣動於脾。

濕欬而為嗽也。脾濕者，秋傷於濕，積於脾也。故經曰：秋傷於濕。

冬必欬嗽。

此欬嗽之大旨。

大抵素秋之氣宜清肅，而反動之氣必上衝。

為欬嗽甚，則動於濕而為痰也。

濕生痰也。

愚觀河間此說，謂治嗽當先治痰。因以南星半夏之屬為主，似

得治嗽之法矣。此其意謂嗽必因痰，故勝其痰而嗽自愈。則理

有不然也。

王節齋言之，景岳述之。而今又云：理有不然。河間因內經秋傷於濕，冬必欬嗽，故將內經之旨闡發而為

治不講外感風寒也。欬嗽而云痰痰之生也，由於濕之故。

蓋外感之嗽，因風寒在肺，則肺氣

不清，所以動嗽。動嗽然後動痰。此風邪痰嗽之本。本於外感，非

外感本於痰也。

內有痰，故得風而嗽。若無痰，竟頭痛發熱矣。焉得欬嗽。

又如內傷之嗽，必

因陰虛。陰虛則水涸金枯。所以動嗽。脾虛腎敗。所以化痰。此陰

虛痰嗽之本。本於內傷。非內傷本於痰也。

河間但議欬嗽屬痰未講陰虛。若治陰虛

欬嗽必不用半夏

然治外感之嗽者。誠惟二陳之屬為最效。

豈非治痰

之藥蓋南星半夏生姜陳皮枳殼之類。其味皆辛。

豈非河間治痰之藥乎

辛能入肺散寒。寒邪散則痰嗽自愈。此正所以治本。

治本不知何藥而

實非以治痰也。

非治痰何以用二陳

若內傷陰虛之嗽。則大忌辛燥。

河間但言

外感之嗽。若內傷陰虛之嗽。必不用此藥矣。

河間何以不察。而謂南星半夏之屬。但

能治痰。豈果治痰之標。便能治嗽之本乎。

河間未嘗將此藥治陰虛。欬嗽何必罪之。

此辨甚覺牽強。河間但論欬嗽內經言五藏皆令人欬。非獨肺也。將一陰虛欬嗽。以後之。河間且言五藏皆令人欬。非獨

耳觀前論可知矣故丹溪出而治陰虛之嗽補河間之未及也

述古

楊仁齋曰肺出氣也腎納氣也凡咳嗽引動百骸覺氣從臍下逆上者此腎虛不能收氣歸原當以地黃丸安腎丸主之母徒事於肺此虛則補子之義也此但言腎虛之治

衍義云有暴嗽諸藥不效或教進生料鹿茸丸大兔絲子丸方愈有本有標卻不可因暴嗽而疑驟補之非因服諸藥不效故補腎而愈若初起

即補未
免有誤

丹溪曰欬嗽有風有寒有痰有火有虛有勞有鬱有肺脹欬嗽不一

富認清門
路而治。

王節齋曰。因嗽而有痰者。欬為重。主治在肺。因痰致欬者。痰為

重。主治在脾。但是食積成痰。痰氣上升。以致欬嗽。只治其痰。消

其積而欬自止。景岳辨河間不必治痰。今述節齋只治痰消積而欬自止。何兩相悖謬耶。

薛立齋曰。肺主皮毛。肺氣虛則腠理不密。風邪易入。法當解表。

兼實肺氣。肺有火則湊理不閉。風邪外乘。治宜解表。兼清肺火。

實表未可驟用清肺火。乃正論立齋尚有悖謬。故凡肺受邪。不能輸化。而小便短少。皮

膚漸腫。欬嗽日增者。宜用六君子以補脾肺。六味丸以滋腎水。

既云肺受邪宜清。欬垂有血。用麥門冬易。兼以六味丸。亦有

所傷 ○夏月心火乘肺輕則用麥門冬湯重則用人參平肺散上

焦實熱涼膈散。虛熱用六君子湯。太燥恐肺不堪 ○若病邪既去宜用

補中益氣加山藥五味以養元氣柴升各二分以升生氣。欬嗽不宜

升提立齋 往往用之 ○午後嗽者屬腎氣虧損火炎水涸或津液湧而為

痰者乃真藏為患也須六味丸壯腎水滋化源為主以補中益

氣湯養脾土生肺腎為佐。內有升柴當去之。

灸法

欬嗽病受寒邪者可灸若火爍金之嗽而用灸法如火益熱矣學者當明是理。

喘促

論證

肺主皮毛而居上焦。故邪氣犯之。則上焦氣壅而爲喘。氣壅者宜清宜破也。腎主精髓而在下焦。若真陰虧損。精不化氣。則不上上交而爲促。促者斷之基也。氣既短促而加消散。如壓卵矣。氣不歸原。不能納藏。腎布於肺。爲喘不必言精不化氣。爲常套之語。景岳每將精不化氣。氣不化精二句。不離口吻。

虛喘證治

一虛喘證。其人別無風寒欬嗽等疾。而忽氣短似喘。或經微勞飢時。或於精泄大汗大小便大病之後。或婦人月期之後。而喘

無邪。脉息微弱無力。悉宜以貞元飲主之。加減如本方。其效如

神。非納氣歸源之藥。喘證用之。未為確當。而稱如神。經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即此

之類。若肝火旺，上衝清道，以甘緩之。若腎虛氣不歸源，當加味地黃丸，加牛膝、沈香、五味、砂仁、磁石以降之。當辨明用藥。

若火爍肺金，上焦熱甚，煩渴多汗，氣虛作喘者，宜人參、白虎主

之。宜生脉白虎合用。若火在陰分，宜玉女煎主之。火在陰分而用石膏，於理不通，竟以知柏

治之。地黃湯。○若陰虛自小腹火氣上衝而喘者，宜補陰降火，以六

味地黃湯加知柏之類主之。深毀丹溪用知柏之害人，今陰虛火炎之喘仍用之耶。

凡治水喘者，不宜妄用攻擊。當求腫脹門法治之。若因喘而腫，當以清肺為

要。肺受火爍，乾金不能施化，小便不利，致積水而為腫。清肺則小便自利而腫退矣。○古法治心下有水

氣上乘於肺喘不得臥者以直指神秘湯主之。但此湯多主氣

分。若水因氣滯者則可。若水因氣虛者必當以加減金匱腎氣

湯之類主之。腎虛水泛溢而腫當以金匱腎氣丸治之。若氣虛當用參朮景岳尚未詳察而用藥不當

一老弱人久病氣虛發喘者。但當以養肺為主。生脉散凡陰勝為要

者宜溫養之。如參歸姜桂甘草。或加芫朮之屬。寒不能為喘。陰勝者陰寒勝也

陰主降不能升而為喘。火主升升則為喘。故內經云諸逆衝上皆屬於火。景岳陰陽升降之理尚未明白。何敢立言垂世乎。

一關格之證為喘者。關格乃上吐而大小便不通。危在旦夕。不得盡其命而死矣。不可言喘症。

實喘證治

一實喘之證。以邪實三市。行之二。三。

寒之實喘宜以溫散治火熱之實喘治以寒涼

服外束故為喘

急當辛散之中加清火未可竟為溫散而傷肺。○辛以散之因外之風寒鬱遏肺氣不得疏泄而喘非肺中有寒也景岳尙未

究講

○又有痰喘之說前人皆曰治痰不知痰豈能喘而必有所

以生痰者當求其本而治之

痰閉肺竅則喘故以豁痰降氣而平如三子養親湯之類豈可謂痰

無喘乎導痰湯小胃丹皆治痰喘之方也

一凡風寒外感邪實於肺而欬喘並行者宜六安煎加細辛

細辛

非肺家寒包火之藥宜加蘇子桑皮

一痰盛作喘者雖宜治痰如二陳六安煎導痰干縉滾痰丸抱

龍丸之類可治實痰之喘也

前言痰不能作喘今又云痰盛作喘豈非自相矛盾

六君子

金水六君煎之類可治虛痰之喘也。

治痰用歸地痰何以化金水六君之立甚覺無理。

一喘有夙根遇寒即發或遇勞發者亦名哮喘未發時以扶正

為主既發時以攻邪為主。

此即痰火證因胃中有積痰肺中伏火一遇風寒觸動其痰火發越而為

喘宜豁痰清火少兼發表愈後以六味丸加降火納氣之藥或健脾加豁痰清火為要若用溫補而以八味金匱等丸必致熱

傷其肺

述古

東垣曰華佗云盛而為喘減而為枯故活人亦云發喘者氣有

餘也凡看文字須要會得本意氣盛當認作氣衰有餘當認作

不足肺氣果盛又為有餘則當青肅下行而不喘以其火入於

肺衰與不足而為喘焉故言盛者非肺氣盛也言肺中之火盛

也言有餘者非肺氣有餘也言肺中之火有餘也此言是確論觀此不當用

溫熱之藥矣故瀉以苦寒之劑非瀉肺也瀉肺中之火實補肺氣也

邪去而元氣自復也

呃逆

論證

一欬逆之名原出內經本以欬嗽氣逆者為言

王安道溯迴集有嘔噦欬逆辨

一呃逆證有傷寒之呃逆雜症之呃逆在古人則悉以虛寒為

言惟丹溪引內經之言曰諸逆衝上皆屬於火余向見此說疑

其與古人相左。不以爲然。及晚年歷驗始有定見。景岳亦晚年之一隙耳

乃知丹溪此言爲不誣也。毀丹溪用寒涼之誤。何必再引其說爲不誣。則知景岳之書不足憑矣。

論治

一胃火爲呃者。其證極多。但察脉見滑實。而形氣不虛。胸膈有

滯。或大便堅實不行者。皆胃中有火。所以上衝爲呃。河間原病式諸逆衝

上皆屬於火發內經之旨但降其火。其呃自止。惟安胃飲爲最

景岳仍引呃逆屬火耶

妙。安胃飲並非治胃火之方。最夾雜於呃逆。大不相宜。自稱最妙。可恥。可恥。宜以二陳加黃連。山梔。香附。枳殼。順氣降火爲

主方

是。

一氣逆爲噦。而兼張悶者。或舌付子。易治。呃逆不宜此方。

一食滯而呃者宜加減二陳加山查白芥子烏藥之屬

消痰順氣非治

食也當用

枳實厚朴

若因勞倦內傷而致呃逆者宜補中益氣加丁香

呃逆宜降不宜升當用六

君子湯

一下焦虛寒者其肝腎生氣之原不能暢達

不能暢達乃抑鬱不舒豈可云虛寒

故凡虛弱之人多見呃逆正以元陽無力易為抑遏而然此呃

逆之本多在腎中故余製歸氣飲主之

虛弱之人氣不歸原上升而呃逆或氣滯而不

行不得升降而呃逆何得言元陽無力易為抑遏而本多在腎中歸氣飲之雜亂無理而可治乎豈有屬腎而用此方○元陽無力焉得上升而呃逆惟藉火可以上升歸氣飲最無學問之方宜去之

傷寒呃逆

一傷寒胃中虛冷等症大約與前雜症相似悉宜以溫中等劑

治之

熱為寒束而呃若竟言虛冷則凝滯而不得升上惟藉火乃可上升

一傷寒邪有未解而用溫補太過者其中焦氣逆最能為噦惟

安胃飲最妙

安胃飲大無學問之方治呃逆症未必見效

一傷寒誤攻或吐或下或誤用寒涼致脾腎胃氣虛寒而發噦

者當以溫胃理陰等法調之

溫胃理陰俱有歸地非胃家呃逆之方用之反增滿悶耳

鬱證

且奪者挽回之謂大實非大攻不足以蕩邪大虛非大補不足以奪命是皆所謂奪也。土鬱奪之謂鬱而壅瘀不通故奪去其壅瘀使之下行而土得平治非挽回謂之奪也鬱者不通之故非大虛之症而用大補此說欠通

論脉

至若結促之脉雖為鬱病所常有然病鬱者未必皆結促也惟血氣內虧則脉多間斷若平素不結而因病忽結者此以不相接續尤屬內虛。氣滯不宜通則痰亦凝結阻其脉之隧道故有間斷結促沈澹之象非血氣內虧可專用補也

論情志三鬱證治

茲予辨其三證曰怒鬱曰思鬱曰憂鬱如怒鬱者方其大怒氣

逆則實邪在肝。多見氣滿腹脹。所當平也。及其怒後。逆氣已去。

惟中氣受傷矣。既無脹痛等症。而或為倦怠少食。此以木邪尅

土。損在脾矣。是可知培養而仍加消伐。則所伐者誰乎。木邪尅土。

疏肝扶脾為要。不宜竟講培養而用補。○又若思鬱者。則惟曠女嫠婦及燈窗困

厄積疑任怨者皆有之。此等之症非藥所能愈。○又若憂鬱病者。則全屬

大虛。本無邪實。此多以衣食之累。利害之牽。及悲憂驚恐而致

鬱者。總皆受鬱之類。憂思鬱結。則氣滯不行。宜開鬱以兼補。未

可論其全屬大虛。而用峻補。景岳議論於理欠通。然情志之病。非藥可療。必得遂

其願而病庶可愈。若講大補亦無益也。
一怒鬱之治。若暴怒傷肝。逆氣未解。而為脹滿。夜痛者。宜解肝

煎神香散

治鬱之方不必好奇。總之以逍遙散溫胆湯。越鞠丸出入加減大補凝滯之藥不可輕用。

若思憶不遂致遺精帶濁病在心肺不攝者宜秘元煎

此非藥可治若

用補澁之藥其火不得疏泄上升而為欬嗽吐紅者多矣必遂其欲而後可若照此等治法必致敗壞○治鬱之方若講凝滯

補澁抑鬱之火無從宜散反增滿悶發熱耳

○若心膈氣有不順或微見疼痛者宜

歸脾湯或加砂仁豆蔻丁香之類以順之

香燥之藥有耗氣助火之患

若憂鬱傷脾而吞酸嘔惡者宜溫胃飲或神香散

鬱而為火宜和胃氣清肝

火不宜

溫胃

鬱證無有不傷脾胃者雖虛不可補塞補中兼疏庶得鬱開脾旺逍遙散加減為治鬱之大法○凡鬱證屬七情非藥所

能治必改心易慮內

觀自養可以卻疾

諸鬱滯治法

凡諸鬱滯如氣血食痰風濕寒熱表裏臟腑一有滯逆皆為之

鬱既云一有滯逆皆為之鬱治鬱之藥不可竟言補矣○以上諸鬱治法皆所以治實邪

也若陽虛則氣不能行陰虛則血不能行氣血不行無非鬱證

若用前法則愈虛愈鬱矣鬱者鬱而不舒也宜開鬱而兼扶脾未可以陽虛陰虛而用補火滋陰則

失之多矣

附按

丹溪治一室女因事忤意鬱結在脾半年不食但日食菱棗數

枚深惡粥飯子意脾氣實非枳實不能散以溫胆去竹茹與之

數十貼而愈。觀此治法非明哲焉能至此景岳豈能及耶。

嘔吐

經義

脉解篇曰太陰所謂食則嘔者物盛滿而上溢故嘔也。食填太倉豈虛

寒平○少陰所謂嘔欬上氣喘者陰氣在下陽氣在上諸陽氣浮

無所依從故嘔欬上氣喘也。陽浮於上而嘔欬豈虛寒乎

六元正紀大論曰少陽所至為嘔涌。少陽之火上衝而嘔涌○厥陰所至

為脇痛嘔泄。屬肝火

四時氣篇曰善嘔嘔有苦長太息心中憺憺恐人將捕之邪在

身全書卷
膽逆在胃。屬少陽之火。

診要經終論曰太陰終者腹脹閉不得息善噫善嘔嘔則逆逆

則面赤。火逆炎上。

論證

嘔吐一證當詳辨虛實實者有邪去其邪則愈虛者無邪則全

由胃氣之虛也所謂邪者或暴傷寒涼飲食或因胃火上衝。仍有

胃火上衝者可見河間之言不謬軒岐未必裂眦髮豎。

一嘔家雖有火證詳列後條然病嘔吐者多以寒氣犯胃故胃

寒者十居八九內熱者十止一二。嘔吐受病不一不可言胃寒者十居八九

者屬寒若嘔而有聲無物者屬火又王太僕云食入即出而外者火也食久反出者寒也未可以寒多熱少而毀河間

感之嘔則尤多寒邪不宜妄用寒涼少陽一證小柴胡有黃芩豈仲景妄用歟觀劉

河間曰胃膈熱甚則為嘔火氣炎上之象也此言過矣若執而

用之其害不小經云諸逆衝上諸嘔吐酸皆屬於火河間本內經之言而著原病式何得謗其為非豈內經之

言過歟抑景岳之言是歟況河間亦有用溫熱者不可專以寒涼責之又孫真人曰嘔家聖藥是

生姜此的確之見也用生姜者辛以散之散其火也非真寒也故竹茹並用

若雜證之嘔吐非胃寒不能化則脾虛不能運耳脾胃既虛其

可攻乎雜證嘔吐不可專認胃寒而用熱藥內經云諸逆衝上皆屬於火諸嘔吐酸皆屬於熱豈內經之言不足憑歟

且上下之病氣或無涉而上下之元氣實相依此嘔吐之所以

不可攻者

仲景有大黃甘草湯治食已即吐豈仲景非歟

虛嘔證治

凡胃虛作嘔者其證不一若胃脘不脹者非實邪也

有火則不脹胸

膈不痛者非氣逆也

有物則痛

內無熱躁者非火證也

鬱結之火內伏亦無躁熱

無食無火而忽為嘔吐者胃虛也

忽然嘔吐非胃虛也必病久乃屬虛

嘔吐無常

而時作時止者胃虛也

時作時止火氣升降也非胃虛

食無所停而聞食則嘔

者胃虛也

亦有傷食惡食而嘔者未可盡為胃虛

或吞酸或噯腐時苦惡心兀兀

然泛泛然冷噦靡寧者胃虛也

此傷食而有肝火者有是症未可為胃虛

或朝食暮

吐或暮食朝吐食入中焦而不化者胃虛也

此是凡此虛證必

皆宜補是固然矣。若專講一補為治是執死法也。然胃本屬土非火不生非煖

不化是土寒者即土虛也。土虛者即火虛也。此論嘔吐非論脾胃寒不化大失題旨。

所以東垣脾胃論特著溫補之法。蓋特為胃氣而設也。脾胃論每以熱

傷元氣為言香燥熱藥有耗散元氣之戒往往脾胃藥加黃柏以瀉陰火未嘗竟講溫補中必兼疏理用藥有監制此東垣法也景岳於脾胃論尚未細究

夫嘔因火者余非言其必無之嘔信不誣矣。河間論胃膈熱甚

但因火嘔者少因寒嘔者多耳。因胃實嘔者少因胃寒嘔者多

耳故不得不有此辨。不必辨嘔吐之症準繩分別甚詳竟於準繩中考之可也

一虛嘔之治。但當以溫胃補脾為主。虛嘔亦有火者六君子加黃連投之必中○若

胃寒甚者宜附子理中湯。竟講胃寒亦偏見也○若虛在陰分水泛為痰

而嘔吐者宜金水六君煎。嘔吐而用歸地必致滿悶氣逆。

實嘔證治

若因寒滯者必多疼痛。因食滯者必多脹滿。亦能作痛。如無實證實

脉而見嘔吐者不可以實邪治。亦不宜峻補當以和胃為主。

凡邪在少陽表邪未解而漸次入裏。所以外為寒熱。內為作嘔。

治宜解表散寒。宜小柴胡和之解表散寒未為切當。

一氣逆作嘔者多因鬱怒致動肝氣。胃受肝邪所以作嘔。治此

者必當兼顧胃氣。宜六君子或理中湯主之。鬱怒動氣宜疏肝開鬱和胃不宜驟

用六君理中。景岳

用藥尚欠斟酌。

凡邪在少陽陽明太陰者皆能作嘔但解表邪嘔必自止

嘔屬少陽

當以小柴胡和之解表兩字於理不通

○其在痢疾之嘔多因胃氣虛寒蓋表非

寒邪無以成瘧裏非寒邪無以成痢

痢疾之嘔不一不可單作寒治瘧痢之症夏秋間必

因內傷飲食外受暑邪而起若云寒邪虛證而用溫熱補劑必致殺人近來蘇杭治瘧痢俱用溫補而死者多矣此書害之也

一方治嘔吐之極或反胃粥湯入胃即吐垂死者用參二兩水

煮熱服兼以人參煮粥食之即不吐

參煮粥治反胃不吐未為的確

吐蚘

凡吐蚘者必因病而吐蚘非因蚘而致吐也

有蛔厥而吐豈非因蛔而吐乎

治嘔氣味論

氣虛者最畏不堪之氣。有火邪者亦畏凡治陽虛嘔吐則一切香散鹹

酸辛味不堪等物。悉以已意相測。測有不妥。切不可用。補陽之藥味辛

者但補其陽。陽回則嘔必自止。此但言虛寒而不及火逆。凡遇嘔吐要察形色氣象而用藥不

多可以陽回而嘔自止。妄投辛熱補藥以誤人。

述古

王太僕曰。內格嘔逆。食不得入。是有火也。病嘔而吐。食入反出。

是無火也。食不得入。有火拒格。食入反出。無火拒格。食入胃中。不得運化。久而吐出。方是無火。若食入即出。是有火

也。不可不辨明。

劉河間謂嘔者火氣炎上。此特一端耳。劉河間治寒者仍用熱藥。觀宣明論。保命集可

知矣未可斥其害人河間因局方俱用溫熱故獨揭
有火熱者論之如仲景獨揭傷寒而不及溫熱耳

薛立齋曰若脾胃氣虛而胸膈不利用六君子湯

胸膈不利尚要理氣加香

砂為要

○若過服辛熱而嘔吐噎膈者四君子加芎歸益脾土以

抑陰火

四君芎歸豈抑陰火之藥歟

○胃火內格而飲食不入者用六君加

芩連

既有胃火參朮不宜

○若服耗氣之劑血無所生而大便燥結者用

四君加芎歸

大便燥結屬血枯反以參朮補氣何哉

○若火逆衝上食不得入者

用四君加山梔黃連

火逆上衝非四君子能治必以二陳加清火可以止嘔

清熱養血

養血

二字欠通

○痰飲阻滯而食不得入者用六君加木香山梔

痰飲阻滯而投

參朮則氣滯而不化必宜豁痰理氣開其胸膈然後可用參朮

補脾化痰

補脾則痰自化雖屬治本之法然必兼疏

理氣道是
為活法

胃火上衝嘔吐新按

一金宅少婦。素任性。每多胸脇痛。又嘔吐等證。隨調隨愈。後於秋時。前證復作。而嘔吐更甚。甚至厥脫不省。如垂絕者。余診之。見其脉亂數甚。而且煩熱躁擾。莫堪名狀。意非陽明之火。何以急劇若此。因以太清飲投之。卽酣睡不復吐矣。後以滋陰輕清等劑調理而愈。嘔吐以滋陰調理。此偶然耳。未可為常法。大都嘔吐多胃寒。而復有火證若此者。經曰諸逆衝上。皆屬於火。卽此是也。河間言火。亦本於此。

吐虬新按

觀此二證前之小兒因涼藥傷脾所以生蟲後之女人因生果傷胃所以生蟲可見陰濕內淫而脾胃虛寒卽生蟲之由也故治蟲之法察其無疳熱等證當溫補脾胃爲主。因食生冷凝滯之物鬱遏日久寒化爲熱熱氣薰蒸而化爲蟲非陰濕可以化蟲也故天令炎熱則生蟲天令嚴寒諸蟲皆死景岳將天令物理細思之溫補脾胃之論自可去矣。

景岳全書發揮卷二終

五世孫永敬錄校刊

